息庵集 八

疏箚
啓辭
收議
書狀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六目錄

疏劄二十

論罷趙持謙後辭職劄　辭職劄二
論李元成劄　辨筵說誣傳疏一
請休退疏七
撰進大行王大妃行狀劄
請收賜馬劄　辭職疏
請還收賜馬劄　更請長暇疏
論李世華差遣謝使便否劄
兼兵曹判書辭免劄二

[illegible]先生遺稿卷十二目錄

疏箚

論罷趙持謙後陳齊辭職箚 癸亥

伏以臣於日昨次對論及諫長之誤遞憲官而仍復不勝憂時惓惓之愚忱輒以耳目所逮胸中之所慨念者披露無隱又請退斥二三臣方處淸要者欲以少靖横潰之朝論矣遞罷之舉只資其嫌怒鎭靜之圖又不免撓撼 繼奏臺章之外又重之以大臣論箚譏詆交沓咎責加于臣誠一倍矜恐靡所容措臣嘗伏見故相臣金堉嘗 仁祖己巳年間偶論朝

事至有俞伯曾朴炡羅萬甲等三黨之 命盖其時時勢亦甚杌隉而塗終以此解職今臣蹤跡亦復何心因仍遵據於朝軸之間哉伏願 聖明俯賜詧察特許 前疏所陳求退之懇且彭 今尤難苟冒之狀將臣所帶職名盡行遞免臣無任千萬祈祝俟命之至且臣有切迫私悃不得不附陳臣之先臣所藏宅兆初用臣祖父所居舊基故未嘗廣覔於爲青烏家言者矣近歲稍聞術者之論以爲水泉可懼臣於此不能不動心爲求山之計近折數處略有點定而若非臣之一往審視無以決擇若非臣之亟釋重

負亦無以脫身自竹區區私心唯望遽解此職以全
完先臣奄姿之事情急辭濫尤極惶恐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當此時事艱危論議波蕩之日
微卿宿德勳庸誠心體國者其孰能排異怒出意見
面陳於前席乎況其持謙等罪狀雖流放竄逐無所
不可而僅止斥黜實是末減之典則備臣臺臣之紛
紜救解殊未可曉也於卿有何蹤跡之嫌豈乎須體
至意安心勿辭宜速往來

辭職劄

伏以臣於昨夕始伏見大司憲朴世釆疏本其疏蓋

爲趙持謙吳道一等今罪罷斥而發而其所爲舉措
枉直之辨語殊激切第未知憲臣之所指以爲直者
誰歟枉者誰歟今若指持謙道一而爲直者則其爲
持謙道一之所陽浮慕而陰排之者亦可以爲枉者
歟加大夌長敬老之風已衰順非堅僻朋淫之跡日
彰而時議所附互相崇長使今日 朝著有腹心先
潰之憂者是果誰之過歟山林讀書之人多不慣於
世情徒以一時歸趍牽繫戀顧而終或至於見譏稱
金認賊爲子則亦安知時徙年邁愛人反覆如今日
之於老師歟抑臣於此又有所慨然自歎於心者焉

臣於臣爲外黨至親生平慕悅有倍恒人頃得同朝其喜可知亦嘗有協心酬 國之約矣今乃以意見差殊言議相掣此豈宿昔之所期耶人非交替之守加以暑疾纏綿似瘧似寒醫藥無效自顧筋力亦無陳力之望伏願 聖明俯賜虛察 諒臣情勢憐臣病狀將臣所帶職名決 許遞免俾得歸身田廬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意外深斥何必介懷今玆所患安知不由於爲國心憂而發耶予用慮焉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至望

再劄

伏以臣於前夕伏聞政院以文臣　殿講所進大臣
上稟仍有令臣進參之　命而夜來所患暑病添苦
泄痢無算末由致身於　殿階之側不得不陳此不
潔之狀於喉舌之地矣繼聞　殿講以此遂停課勸
文學其事最重而緣臣陋疾未免廢閣則臣之爲罪
固已大矣且臣竊聞外間因臣小劄謗說喧藉至謂
臣侵攻憲臣云此必是怒臣之人不復詳察臣劄本
意之致而臣之驚愧又何可言臣劄中一節初論被
罪兩人之枉直次言時輩之慢賢喜朋私相崇長亦

無非兩人之過者末乃言憲臣不慣世情恐有受人
反覆之事其上下文勢俱可按覩則此不過質難違
覆不已非有所侵攻也且臣於憲臣以親戚情義言
之則即臣尊屬以　朝廷事體論之則爲世大儒此
豈有侵攻之理乎況臣方言時聾慢賢之失而輒復
詆排憲臣則彼旣爲裸我復爲浴尤非臣所欲爲者
也始蹈謗窞全昧趍避到今轉換無從非罪伏願
聖明俯賜諒察亟將臣所帶職名並行鐫免仍治臣
前後罪犯以警具僚臣無任兢惶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有故停講別無所傷昨日劄辭

夫豈有侵攻儒臣底意而媢嫉之輩勒加情外之說
欲售侵逼大臣之計良可駭異而於卿亦不足掛齒
也安心勿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意

論李元成劄

伏以李元成搆陷李光漢借製陳疏殊極無狀且其
事虛實眞僞未及辨析之前則言說翻傳轉益喧藉
僉吾訊覈之擧誠是不可已者今則元成旣以誣人
引伏沈必漢之代筆李義旻之勸誘亦自彰著而唯
趙彬事頗屬可疑元成自爲此擧彬屢探其動止來
告於臣矣今忽指爲力勸則豈於其間又有曲折耶

大底此輩俱是幺麼瑣細此事尤爲孟浪無形唯當就其已現之情狀分其輕重以施其罪以速完此獄而已何必更用刑訊摘問外議以增其紛紜之端乎凡事適宜則止若或有過則必有受其害者臣不勝憂慮之至且臣曾以此事有所陳達故輒敢更暴區區之懷伏乞 特賜裁商處分俾 絶支蔓之患臣無任竦惶祈祝之至

辨 筵說誣傳疏

伏以臣宿疢轉痼私懇且切旣乞求兆於先山又請休沐於圻邑前後 聖批曲賜俞可銜 恩鏤 寵

糜粉韲胢至於地師之許帶 御醫之隨往亦無非
格外之 隆渥惶感之外尤不敢承當伏願 聖明
亟收 成命俾安微分且臣今有危迫情事有不得
不大聲疾呼跼蹐高厚以請微命於 君父者自臣
請罪趙持謙諸人以來衆怒日深詬謗四至至有斥
臣以構害士林亦復有敷演枝葉粧撰疑似必欲置
臣於危死之地者以臣孤援寡助墻壁樗然其亦何
以自脫於朋怨夾憾張設網羅之際耶謗臣數事之
中一則以爲 聖明初無遠黜道一之意而某至請
竄補嶺外此專擅也一則以爲 聖明亦無罷斥持

謙之意而其乃屢次強請必罪而後已此賛持也噫
道一遠補之請臣果有之其爲道一 怒臣而責臣者
其所爲言安得不如此耶第臣嘗聞 國朝故事故
相臣沈連源之請退金汝孚諸人也俱至削黜先正
臣李珥之請出金孝元也初亦補塞邑至於臣先祖
臣堉請罪李時楷也亦至付處則今此一麾之行俾
得道遂於海山者其於道一非不幸也唯是持謙之
事外間眞有未得其詳者自 上於伊日申晛韓泰
東等事皆以遞差罷職爲咎而獨於持謙罷職之請
乃以曰兪爲 教左右秉筆之臣著心注錄俱未

承聽有以趙持謙無發落爲言者臣則雖已知 上
教之已下而史官既未及書臣乃更進曰趙持謙無
發落矣仍有再勘 聖教之擧此等曲折流聞易差
而憾懟之心動輒生疑此亦理勢之所必至臣固不
必一一與之爲卞矣昨又有人來傳一說以爲臣敢
於 榻前指揮小官取進官案以請以賁噫噫此何
言耶此何言耶臣又竊念伊日請出道一於嶺東閑
邑之後自 上記想郡名適未有發落而臣偶顧承
旨洪萬鍾言欲記九郡無官案可恨此盖臣未得詳
記嶺郡之名發此私語於按膝之間而已其何嘗上

頁　天聞亦何有呼召內侍有所作用之事哉臣於其時方在頫首前伏之中未敢仰察　御座傍近之事而忽見小宦趍至西廂取一冊子以進　上前臣意以爲此必黃門之主事書房者而自　上有下顧取來之命故遂爲取進耳唯以此自記於心而已豈料此事訛傳浪播終乃至於黨誣人構人之一資斧耶噫　威顔咫尺　天日臨燭此事有無臣固不敢覼縷煩復而溫室樹木元非誤泄之物則數三記注妙年簪筆之士亦無譽言害人之理未知何等虛妄之人從何聽聞得何辭說而譸張飾捏乃至於此耶

臣自聞此語舌撟口呿心志如失實不知處身之所惟有號呼祈祝以求斥退而已名位已極盛滿多懼在臣自處之道方將斂縮之不暇而今乃論人是非任人進退以欲盡一日之責者其爲粗率愚妄誠有不可以逃其罪者似此[illegible]恢之說亦豈非臣之所自取者耶惟願 聖明特加睿念憐臣任使之舊恩察臣危畏之至褫收臣職名放臣田里俾臣得以保全餘齒此實天地父母生成之大恩也臣無任臨紙涕淚祈懇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邇於筵中得聞外間云云之說

不覺驚心痛惋略舉伊日曲折縷縷辨破且示慰安之意而入侍諸臣亦皆詳知則何必爲疊床之語哉第言根出處無以鈎覈卒不得快正王法此最可恨也至於地官御醫隨往之命實非偶然須體懃懇之旨此等構揑孟浪之說切勿介懷安心速出論道弘濟時艱

再疏 在角巾亭

伏以臣猥謁私愆獲受 恩由休沐之餘兼有看山之役雖以日氣猝寒霜信遽下椒泉太冷澡沐非時而審岡扦穴尚幸如意先臣窀穸之事或者因此而

得定殊 寵異 眷天地莫量臣遂京 闕焂抵半
朔臣本當趨蹶還 朝以復 恩命而路間得聞待
敎臣金洪福於胄講而 對之翌日構呈一疏意旨
遑反令人危怕繼又有以其疏本來示者臣一番看
閱以來不覺神心駭動寒栗遍體實莫曉其所以也
十六日 宣政奏 對之說臣猶可以記認其一二
臣首陳趙持謙之請罪也左 聖上先有發落而左右
特未及 承聽之由繼陳近有一種危險之語至以
指揮小官取進官案作爲臣罪此事有無 天日臨
燭請亦以痛卞則自 上洞察外言之無狀而仍

命史官自首誤傳之罪李玄祚金洪福等因此出伏
而玄祚則直曰右相本無是事史官寧有此言第
筵說流播　先朝所禁而臣於伊日之擧亦有所書
示於親舊者臣實犯禁請以此受罪洪福則又透迤
其說以爲此事豈至如右相之所陳乎右相曾有提
起官案之語故臣以此語傳於人則有之然豈至如
右相之所陳乎史局凡事下番皆主之臣請以此受
罪此實當日入　侍諸臣之所共覩記者也臣於傍
側竊覵洪福意頗怫欝言多囫圇殊不若玄祚之白
直示然不料其終有蘇張之事乃至於此也臣於未

及面　奏之前豫具引罪之疏其中數句試有轉涉
於史官者而旣退之後行意益忙不暇修改而上之
矣年少氣勝之人無乃因此激怒而復下此毒手耶
抑其　威顏咫尺之地雖不能不以直對而出外剡
章又與口語自別含糊隱諱宴然瞞過於　睿覽之
間而以益快朋輩之聽耶至於疏末以失職引咎者
其用意尤異此蓋隱然指擬於趙光祖及臣先祖臣
湜等被禍時事而亦必意我　聖明於己卯事曲折
有未及盡燭故乃敢挿此格外之言用以誇詫於外
人夫持謙之一時罷職道一之補外閑邑固不過因

其排笮大老而薄示譴責則此何至於煩秉筆之臣而督臺諫之役耶噫噫其可駭也臣於歸伏江介之日即欲更陳危迫之悃以謝罔極之人言而復聞泮中章甫紛然鬬亂舉措非常而蓋將以罪斥臣身爲言臣尤竊駭怕縮蟄以俟矣昨日又聞黃霈等十餘人果自太學上疏其疏專以人臣之極罪罪臣實非只爲師儒由卞之辭云此即陳東之所以待章蔡有非草野徒爲假侮而已　國朝三百年來身尼相職者累百人蓋未有追此事者也臣於此時雖蒙被四罪之典亦無可以自脫者然區區痛迫之忱惟欲得

洗洪福所誣之誣而後就誅殛敢此冒死號呼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願　聖明俯賜睿燭亟將金洪福
前日之疏及臣此疏或下之有司或下三司　廟堂
有所覆察而裁處焉臣不勝戰灼席藁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意今日朝廷之重尚忍言哉一
時論議四分五裂各主私見輾轉乖激及至黃壽等
疏而極矣乘機闖發滿紙張皇用意慘毒遣辭危險
有非人臣之所忍聞者是何人言之罔極乃至於斯
耶不覺心寒繼以痛國勢之日趍危亡也其在事體
不可無懲勵之道故略示儒罰一以正其罪　以慰

卿心於卿有何一毫引罪之事乎金洪福事看來尤
不覺驚駭當令該府稟旨處置須體至意安心勿待
罪從速入來以副如渴之望

請休退疏

伏以臣於日昨負累抱釁奔迸江次不意 近侍冒
夜踵至而傳宣 聖旨反覆慰諭辭意懃懇不啻若
家人父子奉讀以還惶感震越自不覺涕泗之交下
也第臣此身玷污已極終不可以更厠 朝列爲搢
紳羞辱則區區自盡於義分者亦不得不仰首一暴
於 黈纊之下伏願 聖明諒垂憫察而財幸焉臣

之前日之請退斥當路數人者本欲以鎮其浮裁其
汰以無異其陰陽以協之中正之道而已而顧其朋
類互扇疑怒交行乖亂撤翻日以益甚則譬如馳泛
駕之馬而且鼓以致駭揚束薪之火而復燎於秋原
其所以救之者適所以禍於　國也此臣之誤事之
罪一也臣之前日之入奏出疏以求暴　御席罰賞
狀者只欲以自脫目前之讒搆日後之危害而已凡
人之於伸訟寃枉皆莫不援引隣保羅列證筆以冀
官司之見諒而今臣此事即　聖明之所親臨燭則
何事於官司即諸臣之所共覩記則何待乎卞對耶

然而微臣之猶前後籲訴至欲刳心而相示者人言之罔極可想也顧此金洪福來後之疏乃又因臣疏語礙人眼目輾轉觸激以至於此彼固不能無謬臣亦不可謂之全無失誤而况金吾議奏幾至於對獄削黜之罰又重於所犯則此亦恐爲　聖朝之一過舉此臣之支離煩瀆終使人受罪者其罪二也且臣前日之劄不過與憲臣有質難違覆而已元非侵侮之事者臣曾亦一一劄陳之矣無所誣也而强謂之誣無可卞也而强謂之卞徒借尊儒之名以售訟黨之計黃霨等疏中之所構捏譸張實多臣子之所不忍

聞者道路聞之亦皆為臣寒心其他乘機陷𧩀不可盡言抑臣嘗稽往事章甫之士疏斥鄉相者盖非一例有以忠直而斥邪佞如鄭澤雷洪茂績之論光海朝臣是也有以奸回而斥忠讜如李國亮沈仁俊之請罪李恒福是也無論邪正善惡而草野之論人固果有之矣至於太學多士所聚居首善之地處明倫之堂苟非得罪於斯道者固未嘗輕加斥辱故國朝三百年來大臣之有罪者何限其受彈劾擯遷謫者亦何限而亦未有如臣之名登泮疏被人聲罪若此之酷者也今臣待罪台司遭此變故誠無面目

可以自立於世其將何以復入脩門仍躡尊班以與
聞廊　廟之餘論乎此臣之虧名害政貽汚公朝者
其罪三也今此三罪卽臣前日　近侍回奏中所稱
臣之所不可留三者是也且臣自念自臣受　命任
事以來十年之間陞擢太驟兵地銓任秉握亦專不
但群忌衆怒天道惡盈盖亦久矣况臣家世曾被寃
禍先祖臣湜沒身於己卯族祖臣權遘愍於光海至
於先祖父臣堉遭遇　仁　孝兩朝起自蓬蓽致身
公孤而剛腸直道與時抹摋雖在三事讒謗不止傷
弓之族常存曲木之警以臣無似復藉餘蔭崇高滿

溢寤寐靡安夫豈一日而忘其退哉且臣年今五十衰敗特甚聰明已減神精盡損頭鬢之白無異耄老當食而噎方語而睡行步踉蹡喘病又劇奔走蒞職望亦絶矣唯有得解煩務退息丘園以保餘齒而已警畏之心休退之請俱爲臣吃緊之事此又臣之曩所陳不可不退二者是也肝膈之私旣不敢自隱而煩瀆陋懇亦不可以每溷 天聽伏願 聖明亟賜睿察無拘臣以虛禮無待臣之屢辭快 許臣所請俾得罷退歸守先人之丘墓以遂區區之至願則臣之生年死日莫非 天地之所生成歌咏失[illegible]以沒

世矣臣無任齋沐號籲激切祈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憶今日之事實是前古之所罕聞國家之大不幸而抑又念卿情事誠有所慼然者嗚呼疇昔權奸用事勢焰薰熾逆節萌生之日其能夙夜焦心竭誠扶護使 宗社得以再安善類得以彙征者伊誰之功而惟彼峻激之輩少無景仰之心輒生侵逼之計構捏譸張無所不至洪福唱之於前尉等和之於後致令身佩安危之大臣情迹危蹙蒼黃去朝而後已豈料人心世道之薄惡一至於斯耶不覺痛歎幾忘寢食也仍念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寡

朕之所倚賴仰成者惟卿一人而已故於承旨傳諭之批略示決不可捨予恝視之意矣誠意淺薄旣不足以挽回退心繼又露章自列辭意之痛迫愈往愈切欽然慙恧罔知爲諭更遣近侍悉敷心腹丞體至意安心勿辭須速就途毋孤企望以濟時艱

第二疏

伏以臣頃將一疏備陳微臣當退之狀冀蒙 聖鑒臨燭特 許罷退而繼伏奉 近侍傳諭 聖批至以決不可恝然捨之爲 教臣跪受莊誦益復震悚惶汗罔知攸措念臣家世受 國恩甚厚臣復蒙被

先朝殊渥簡在帿司及値我 聖明嗣服而又拔之邇列置之崇秩十年之間職任之專 寵遇之殷實有迥異於諸臣者臣雖粉身糜骨既無足以報塞鴻恩之萬一其亦何敢一刻而忘吾 君父負吾國家爲苟然自便之計哉抑臣之庸陋不才前後辜恩又不可以悉數久任軍國而兵民俱怨間處銓衡而才能多滯貪 寵妨賢釁尤日積而眯盈虛之理失進退之道爲有識之所寒心亦已久矣然臣之宜退無愚智皆知臣之欲退之意亦非待今日而始發庚申以前 國家多虞其非欲臣之去者甚多而臣

未敢退也自更 新化以來善類彙征 朝著乂安
而 國不爲乏人 朝亦無闕事臣於是時始請退
處閑局而首解文柄繼辭兵務仕致之懇曾亦陳及
於章劄之間矣不幸旋遭 先后之喪 國有大慼
又未敢言退而及至前歲則冥升妄躋至列台司當
退愈進而求退益難臣於是時又請充价於燕京盖
以將幣有事差勝於口丿素長途征役亦安於終歲無
能委蛇於廊 廟之間故也自北歸來之後又是當
退之期而僚相兩臣迭有劄單臣獨在職亦不敢求
免私心欝紆無誰與語唯有高天鑒臣此情至若黃

禑等之所驅辱此殆天之所以玉成于臣臣方幸禑之能助臣退而已且禑之三世祖性元亦是追參於寧社之勳者蓋性元以告者繒之父初無奔走焦爛之勞而只因訐摘末後一疏乇錄於二等今之追錄之人雖以未參會盟爲欠事然其功勞豈特性元之比哉禑不但不識令人之有功亦不知其祖參勳時事而乃爲李百謙等所誤至爲疏首褒然而進此誠可笑臣亦豈無一二言可以辨之許多構誣之語乎然臣嘗聞介之推之語身將隱矣焉用文之今臣將退矣又方幸禑之助臣之退則呶呶與卞以重傷

事體者臣故不爲也抑惟　聖明誠心體下無微不
察況臣愚庸久備任使想必有以矜臣此情之無矯
飾諒臣此言之非虚讓而亦必有以知臣之欲以礪
廉耻之節全進退之義者實出於爲　國家也伏願
聖明亟垂睿察憐臣危迫之懇　許臣罷退之請俾
遂區區之志願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祈祝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懇竭至意於前後之批不必多
諳而黄扉事體卿疏語其用心之不正尤可駭也仍
念當此艱虞之時予之所恃者惟在輔弼之臣而不

幸領揆巽辭引入卿又必在廊廟殆空氣象索莫此豈國家和平之福而亦非平日所望於卿者也日上十章斷不可允許安心須勿過辭從速上來以副如渴之望

第三疏

伏以臣自屏田間屢煩封 奏披露衷悃求乞 恩退而 天高聽邈久靳 俞許臣誠日夜憂蹙罔知攸處夫臣之宜退 國人所言而 國家之待舊臣亦宜稍全其進退不宜徒事維縶以至於違其性而失其心也然而 聖朝之尚此眷係不釋不即矜允者

豈以臣之年紀未至耄老謂猶可以備驅策而然歟豈以臣十年任使曾有 侍衛之微勞而有不忍遽捨而然歟豈以首相在告鼎席久虛姑欲以之充位塡員而然歟抑以臣前日之所論斥者旣是當世名流而洋疏之誣詆 筵說之誤播皆由此起今復許臣以休退則恐爲適中彼意之歸故乞堅執而不許歟凡此數者皆不足以留當退之身而存 國家之體則臣請更暴危迫之血懇以冀 聖明之憐察噫臣之陋弱未老先衰勞心損神筋骨都悴常時一日休息則一日粗安一日疲役則一日中痛其無奈

走仕宦之塗久矣譬如駑馬力盡顛仆阜櫪惟有郊坰豐草或可以少保餘齒而況追惟宿昔餘悸在心凶鐫嚇之以近戚毫髮攻之以專兵聖中碩徵之迭肆醜辱種種叵測臣於其時夫豈有保全之念而幸蒙 聖與前後庇覆以獲至於今日則亦如行旅辛苦跋履危險者幸已得抵於平陸正宜稅駕息足之不暇而如或更有希圖進取以騁其私欲者此誠鄙夫至陋且惡豈復可以人類責耶至如中書噐軸元非人人所宜忝冒況臣此身玷污已極尤不敢持此復入秪以遺穢於政事之堂而目今 朝家若徒以

充位爲急則農桑棗栗皆足以謀謨廊 廟又何必留臣而不捨哉且臣之欲一休退卽臣平素之自誓於心者本非專爲近事而發近日之事只爲臣求退之一加料而已臣若有一毫私心復欲與人校量勝負比絜進退於此際則 天日下臨鬼神旁列亦必有厭臣之爲者矣伏願 聖明亟加睿察允臣所請遞臣職任俾臣得以歛身沒齒退伏田園以靖私分以遂微尚萬萬幸甚今臣所住去京城二由旬而封疏縣道必遷延一二日乃克入 奏臣前日之疏亦是十一日所封而因道臣方巡西道至十四日始到

政院云此乂役使人吏貽弊外邑之一端玆遣家人
賫進直呈事異常規敢此附陳不勝惶恐臣無任悐
切祈祝伏地俟　命之至
答丨省疏具悉卿懇才竭至意於別諭之批復何多
誥至於伊日數臣之斥罪也適有考見官案之事顧
命內官使之取進不啻皎如日星則雖有罔測之虛
言惟當付之一笑而已豈可深自引罪以孤我日夕
佇待之意乎疏末事爲慮貽弊使人直呈少無所傷
宜體前後之旨安心勿辭與近侍從速上來以副如
渴之望

第四疏

伏以自臣東出屛跡窮僻 近侍之賁宣 聖批臨辱陋止者已至四次 異數殊 眷前古所罕蟲豸蠢微尚或知感而況如臣曾依 日月久沐 休澤而受罔極之 恩於 君父者哉 一札十行反覆懇至莊誦之餘涕泗橫集第惟 恩旨所命輒及時事責臣以扶顚持危望臣以調和鎭定噫臣卽已試僨敗之人也黔驢之技盖屢止此術冐之逼正所不免而高棟已撓風雨飄搖僬僥力孱又何用耶至於酸鹹之共調震撼之能安尤非尫劣微臣所得而爲

之者譬如疾病虛不受補則參朮絀矣寒之不寒則凉藥廢矣術非俞扁而妄自下手於此際者必將重有殺人之罪此臣之所以寧伏違慢之重誅决不敢冒沒而復進者也况臣之宿誓在心新汚塗體今若於中道易慮改圖拭而復出則一國之人誰肯食臣之餘哉仰惟　聖明眷念昔　恩且謂臣舊臣不可遽遠於京　輦則唯願亟遞臣議政之職而歸之勳秩俾得以祗奉　朝請以盡臣子之義分而已徃在　孝廟朝臣先祖臣堉嘗退居楊州上疏陳情曰臣受　恩深重無路仰答今雖遞職不敢長徃居於

松楸來往 輦轂有 顧問則對之有朝請則謁之有危難則赴之有不幸則死之一息尚存之前豈敢一日而忘吾 君乎臣於家集每讀此疏未嘗不慨然傷感則知先祖宿昔之言亦微臣今日之心事也伏惟 聖明鑒臣至懇准臣上請而仍 許臣來往以奉朝請而勿復更煩 近侍以惑道路之觀聽以重 國家之事體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退前後之批竭誠敦勉冀回遐心而惟予誠意淺薄巽辭之章愈久愈切造朝之期愈徃愈漠益用慙靦誠不知為諭也噫嘻是何等時耶

國勢岌業咎徵疊出內無可恃外多可虞蹈虎尾涉春氷未足以喻其急當此之時雖微官庶品潔身高蹈之士猶尚趨赴朝廷汲汲共濟之不暇而況卿世受厚恩職在三事身佩安危義同休戚小子之倚毗尊信卿之盡瘁圖報夫豈淺淺而遽因情外之邪說罔念扶顛之責決意退休有若袖手恝視者然是豈平日所望於卿者乎卿若深念及此想或惕然改圖幡然造朝矣予不多誥須體時事之孔艱且念寡昧之無助安心更勿撝謙從速上來以副如渴之望

第五疏

伏以臣之當退蓋已久矣前日之欲退者纔涉六便
身今日之請退者實出於爲　國叨濫旣極滿盈爲
懼而事不能無錯謬人不能無怨謗當此之時唯有
一力求退以完身名庶幾得以了當末後之一著則
譬如擔者之息解千鈞熱夫之忽就淸凉區區願欲
之私豈有量哉舍　恩戀　寵濡滯未決荏苒盤桓
以至玆境以言人情則日就參商以言時事則日益
夬裂而昔之怨謗者今且轉而爲矛戟矣若復不揣
已分不恤衆議因仍蹲據不自引退則擢槳朽楫輕
駕洪濤不但篙師之自取墊溺將使萬斛龍驤飄轉

破碎而不可爲救㦲豈不尤爲大可懼乎惟當先退
已試之人以答方生之議而仍得公正通明妙於調
御者代之揆地則今日 國事或可爲也則上所稱
臣之請退實出於爲 國云者此也今臣此言剖瀝
肝血非敢有一毫修飾自便之計伏願 聖明亟將
臣前後辭疏 矜覽情實且念時事之易乖難平
許臣罷退以便公私且臣於昨者伏蒙倉官以 聖
教輸致賞祿於百里之地夫辭其職者不敢食其祿
古之義也今臣方在遠外屢次陳情乞退豈有仍竊
太倉祿食之理乎偃蹇私次坐致 國廩尤爲萬萬

惶恐亦乞還寢成 命以重 國體以安微分不勝
幸甚臣無任兢惶悶鬱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之批悉敷心腹而情志未
孚丐免之章皆是其頻繁辭竭意窮無以爲諭其在
休戚與同之義終不可退在恝然卿毋固我從速就
途以副企望至於不腆常祿尤不足過辭亦宜安心
斯速領受焉

第六疏

伏以臣自揣庸陋復積愆尤有萬宜退無一可以更
進者連章求遞已至五六矣一至於 御醫之問疾會

官之輸粟俱是絕異之　恩例而一日之內狎至交臨臣雖方在辭職之際終有不敢晏然祗受者而感悚之極罔知攸措臣患病彌日若可蘇瘳而惟此職名作臣籧篨膓回心結神爽如失只自籲天視日以圖解免而已日昨史官更傳　隆批而乃復有卿毋困我從速就途之　教臣拜受莊誦以來益切惶隕之至夫以我　聖明之至明至慈疑若猶有所未盡悉於微臣危迫之情者噫　天地父母尚未諒人只則蹤跡如臣尚誰望歟君臣之間義同父子而許父臣而謾君則是不忠不孝之大者也使臣如有

一毫矯飾於今日本欲無退也而托辭以欺 天終且于于而進也而强聒以要上者臣請速就顯誅以彰鈇鉞之威自非然者亦乞 聖慈俯諒血悃毋曠侍臣亟准所請使臣得以解負釋累歸身閑秩朝請顧問幸以從諸大夫之後則生死殞結圖報萬一情隘詞蹙不知所云臣無任激切祈懇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古語云國亂思良相當此虞憂溢目邦本揑抏之日輔相彌達之任捨卿碩德重望而伊誰歟是予所以必欲至誠招致而後已者也斷無勉副之理須體至意更勿固辭安心造朝少慰思

想之懷

第七疏

伏以臣伏聞古人有能一言而感主者而今臣瀝血之辭已累牘矣疾痛號呼猶不足以回 蓋高之聽則此無非微誠不格危衷莫白之致噫嘻此誠臣之罪也今臣一身頂踵何莫非 聖朝造化而竭知畢力以答 明主靡肌粉骨以謝 隆遇者即臣宿昔之素所自期則今玆祈免塵瀆之至此者夫豈敢爲一毫私便之計亦豈敢一日忘 君父而然哉唯其負乘已極伎倆畢露疲病衰軟顚沛及之毋論塡者

泮儒輩所誣之叵測雖只以近聞邸報中謄那而出
者觀之尼臣之眊請病 闔之狀蓋亦已著顯而難
掩如此而尚復因仍占戀睠顧棧戀徙欲以區區妾
婦之態容悅於笑罵之間則此乃千古宵丁之行徑
臣雖極愚陋亦嘗粗聞前哲之緖論誠不[illegible]身
名重此露塗以大爲 朝廷之恥辱也抑臣聞之君
行令臣行意此卽古人之不辭便去爲自夬之語者
也後世君臣分義有別雖不敢徑情直行如戰國士
之爲而如 皇朝閣臣李廷機之杜門五年葉向高
之陳疏六十終亦同歸於行其意而已則今臣之前

後須復不得請則不敢止者亦 聖明之所宜矜察而夫 許之者也伏乞 天地父母 尚垂憐察勿復堅持曠久拘臣虛禮亟解臣職名移臣散秩俾臣得以遂匹夫區區溝壑之志千萬幸甚臣無任激切祈祝俟 命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別諭及章劄之批敷心腹腎腸庶冀其幡然改圖者誠以國勢阽危身佩安危斷不可遽因娼嫉輩構誣之言決意退休袖手恝視而仍念疇昔權奸濁亂危疑多端之日卿獨扶護王室心勞力瘁小子之尊信仰成實非亞 時大臣之比

此所以縷縷敦勉命𠬠而愈懇者也第惟誠意淺薄竟不能挽回遐心巽辭益切只增其不安之端予心之媿恧已不可言而抑有乖於慰安之道且頃於疏中有奉朝請備顧問等語則固知以卿武侯之忠貞其憂國愛君之至誠不以釋負而有間故本職不得已姑爲勉副以安卿心亟體寡昧如渴之旨須念時勢之孔艱安心從速上來毋孤企望以慰予心

撰進　大行王大妃行狀剳 丙子正月

伏以今十二月二十二日假注書宋挺奎傳宣　聖旨若曰　王大妃殿平日行錄纔已脫藳送至河城

府院君家使之添潤遺痕處而第罔極之中心神惽亂平昔 聖德懿行多未能記憶仍令淸城府院君速爲撰述行狀送于春卿賀以爲製進誌文之地臣承 命惸恐卽擬躬詣 東閣以陳不敢承當之意而亦惟瀆擾 齋廬遲延 明命之是懼謹取 降下 大行行錄欲爲增入實跡之未載者而割裂添注事體尤難茲以 大行徽烈之焯然所共覩聞於平日者裒輯撰次作爲狀文一通繕寫呈進前 下行錄亦爲封標與狀借進第以外庭筆橐事殊彤管重以文理拙弱尤不足以摹畫 天日臣不勝惶恐

答曰省劄具悉觀卿所撰行狀哀慕罔極益不自勝而 慈聖平昔懿德詳悉備載無復有闕漏未盡之悔予用嘉之當令政院傳于奉朝賀使之製進誌文焉

請收 賜馬劄

伏以臣勞火之病閱月不瘳而歲改節變奄値元朝瞻拜 殯殿候問 起居即人子情禮之所不可廢者也思欲强起造 朝以效區區之忱誠而夜間煩惱全然失寐頭暈火熖如隔雲霧咫尺 闕庭終未得趨詣臣之罪戾至此尤甚臣不勝惶悶且臣於日

昨撰進 大行王大妃行狀叱不過一時裒録之役設有照例 錫賚之事似亦當在於襄事之後而事出格外 只在人前尤不勝愧恐伏願 聖明俯賜睿察責臣曠禮之罪 收已諭例之賞以嚴 國體以安私分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之賤疾積月彌留久而一出出輒添苦項者伏蒙 賜對之後旋因首風復發火熱益肆連日昏暈如在煙霧前日 受灸之時去夜陪 祭之班俱未得趍詣於諸大夫之後以伸 起居之儀惶悚隕

越同知攸措且臣疢疾之外加以疎節寡合受人憎怨而即今臺司之論又復轉及於親友之間臣誠私心愧慄若負重罪臣與前掌令臣韓構童年相識仍以結交自十六七時同做舉業到今白首兩皆紛然情義之篤無間於兄弟而構文才夙成凡有製述輒屈其曹伍故臣年雖差長亦嘗藉其沾丐而構則於臣本無所求益此則臣之鄙陋非構之鄙陋也臣自少多病喜看醫方構則偶有見解於堪輿之言亦習其書故昔歲同遊之日構則謂臣曰我有病求醫則子毋以昏夜爲辭臣又謂彼曰我卜山事則君亦必

不以遠近爲辭避逅之言有司約誓及至上年臣爲
先臣求改葬地適得數穴於長湍此與構之先山相
去不過十餘里而構亦方有乞暇省掃之行臣遂要
意陳疏趯而東出矣實不料此事亦復入於時人䀹
睢之中而終爲今日蹈藉之資也往在　先朝曾有
人以今濟州牧使愼景尹爲見今左相閔鼎重家葬
地宜褰淸路至發之於上　闕文字中左相爲陳看
山事始末且暴與景尹素相親厚狀其時　聖批至
以事誠出於朋友交厚間無以爲嫌爲　教令臣與
構租親厚卽國人之所共知也且臣之先臣曾領國

子課試陞補諸生而得構所製而奇之三置首選構之遭喪也亦憐其貧窶濟以賻襚構嘗於先臣爲有[illegible]知之感故其所歷見隣罔盖不但與臣有親厚之誼而已也則彼臺官之不度情理不分委折直肆凌罵目之以鄙陋者抑何心耶噫人之有父母也生而有病則求醫焉死而將葬則求地焉此固天下人情之所共然者也臣少不自愼誤有學醫之名而人或有爲親訪臣以問病要臣以往視者臣輒皆不敢辭夫彼有親 吾亦有親而彼之愛其親者卽與我之愛吾親無異則吾誠有所不忍恝然於皇皇涕泣之言

故也今者臺官乃擿構之爲親友一見犇親之地者
而輒謂之鄙陋則臣之曾爲所識爲視其親之有垂
死之疾者其爲鄙陋也大矣此文臣之顏厚忸怩而
有泚於顙者也噫構有鮮病二叔奉養如父無母諸
姪鞠育如子從弟早死而無家者迎以殯之以畢其
喪々遠近族屬偶至京師者歸其槖如其家孝義篤
厚今世所罕而徒以素性脫略骨體不媚不慣與猥
瑣齷齪之從共相徵逐終乃蒙此汚衊之目況如臣
者爲世汚衊蹈之則沾體爲時垢膩近之者難洗持
此不潔之資其亦何以復立於　清朝之下列哉伏

願 聖明鑒此危懇早 許罷退大歸田里俾得滌
蕩晩節以遵古人明哲之訓則其於 聖朝亦未必
不爲敦節礪廉之一助也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朋友間情義之自相親厚本是
人人之所同然今以卿劄辭觀之其間曲折不啻明
白而今玆臺臣之启以辭陋目之者原其本意不但
在於攻斥一韓構而已寧不痛心哉於卿有何一毫
不安之端而至以乞骸爲言心切憫然無以爲諭卿
之所患予已詳知不得進衆少無所傷須體予意安
心勿辭焉

請還收與馬劄

伏以臣之賤疾猝發於受[illegible]東出之日積火成疔當胸穿肌形症甚惡痛苦難堪適得殤醫剔出瘡根而幸繼伏蒙 聖慈委遣太醫兼下珍劑賫藥持膳後先道途致令危谿旋獲生路感激 鴻恩不知死所唯有叩首臣廬日夜頌祝而已且近伏聞日者三都監賞格之中臣以 大行狀文纂述官亦在 賜馬之列云微臣之事又有與諸臣不同者始臣於撰進之日遽蒙格外之 恩獎至 命太僕即輟上駟之在廐者以給於臣臣實已受賞之人也雖兼數事撰

得疊授者旣是三百年令甲所載數等疊授猶峕不
可況敢以一事再受以重犯昔人僭賞之譏耶從前
寵數罔非出臣涯分之外者而今故申 錫復越常
例此尤臣之恠愧踰越罔知攸措者也伏乞 聖明
俯賜諒察特 收臣新賜廕爲之 命以節嚬笑之
典庶幾 國體靡虧私分粗安臣無任兢惶激切祈
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 玆疾恙出於積瘁之餘深用
慮念矣幸賴神明所扶旋有勿藥之效其喜曷諭疏
中事前日之錫賚實是特恩今日之賞典一並遵舊例

何乃不安至此乎卿其安心勿辭須受益加善攝俟
得少間從容上來毋孤企望

更請長暇疏

伏以臣之祈乞 恩暇本爲營遷先臣墓地而纔返
墳廬卽患疔毒醫療之際欻過兩旬今將於少愈之
間升丘陟壠以審兆穴則委頓之餘運動殊艱熱惱
之深精神亦惛宿昔之計轉益差池臣之狼狽可謂
極矣臣於日者祇奉 聖諭以不欲及時趨 朝以
謝 隆摯之寵命而擇阡之事迄未有定私情未伸
旣如上所陳則今雖還入勢將旋出而踰例之請下

固不可以屢瀆非常之恩 上亦不可以每施抑恐復有往來煩屑以增人譏辱之端而已毋寧仍遵前暇之 賜以待先葬之克改而未及始役之前則姑亦稍近京口瞻望 雲闕以効在野之微誠者此實愚臣肝膈之至懇也伏願 聖慈俯賜臨照 察臣情勢之迫切矜臣衷悃之危苦 許臣數朔之長暇俾臣得以自盡於緬事則其於 聖朝體下之政亦必不爲無補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疾患彌留自下遷就其勢則然卿何不安乃爾安心久留克完緬事以伸至情而仍

念當時事艱虞之秋寡恭一德旣仰成惟卿一人而已況卿之六朔亦且數旬矣然思想曷有其已須體至意益加調息時時出入公會與論國政是所望於卿者卿宜念哉毋孤企望

論李世華差送謝使便否劄

伏以今番李濡之被詰於燕京也雖以辨對不錯得以無他然以其閣老之所具奏奉旨者觀之其意實在於更審虛實於寧帥之查報則此時李世華之得差謝使似有不害於機權者蓋寧帥之所奏本出於厚春之所傳而厚春之人每於開市之時留連我地

毫髮之事無不洞知則彼豈不聞今日万伯之果為何人而近間施設之出於誰乎今以世華差送副价則彼之所致疑者其將不辨而自解而寧帥雖有再奏亦不過為傳聞不詳之歸此事關係實為要緊且李世華所已創設之事舉皆稍成頭緒其所欲為而未及為者尤不可不稍覩前頭徐徐而為之矣郎伏聞大臣有請改世華出行之 啓而小臣病伏中思慮多端略疏一二以替面對伏乞 聖慈將此文字封下於三公更加確議如以為不至大謬妄則特為張施不勝幸甚

辭兼兵曹判書劄 九月初四日

伏以臣於昨夕伏受史官所賫傳 聖旨繼又伏見
政目以臣差下兼兵曹判書者臣意外聞 命惝怳
震悸若墜淵谷罔知攸措夫 邦政之重莫如兵者
主兵之任尤宜慎簡而今者既極當朝之選以畀當
品之人則其在 聖朝務實之道唯宜敦勉起身以
盡其職責而已而當此外內謐如疆場無警之日乃
復增置百年不設之剩員其所以致惑四方之聞者
誠不可盡言至於臣之多病餘喘此前加衰當退微
蹤到今益危量時揣分萬萬不堪亦有不暇二觀

縷者矣伏乞 聖明俯賜睿察收回前 命亟改臣
新兼之任以重 邦政以鎭 國聽則臣之可幸無
罪蒙 恩受 賜天地莫量矣臣無任兢惶祈懇之
至
答曰省劄具悉至懇今玆新命斷自予心允叶輿望
況大臣之兼判實多 祖宗朝古事則此時此任微
卿孰膺德望而其誰予卿其體寡昧倚毗之誠念國
家休戚之義安心休謙速出行公勉副至望

再劄

伏以臣於昨者猥陳一劄略暴微懇冀寢新 命而

逮奉 聖諭益復勤摯實非愚賤下臣所敢承當皇懼震越罔知所騐抑臣竊考諸故事古者領尚書之職及至 皇明閣臣之兼帶部銜者卽我 朝兼判書之制亦由倣也而堂郎分職各員有掌一曹之内自無關事則自外領之者固一剩官也況其久無而忽有昔闕而今差之只足以致駭人耳目而已且令臣之衰軟朽敗無可與比曾忝台司受辱已甚猥塵勳府求退恐遲徊徨斂縮又卽一陳人也仰惟 聖明加意拂拭雖復欲再試於 宿衛之地而終亦非其人而徒爲人之擬惟而已揆臣私計憂怖實多而

一人一瓢瓢不爲重兩人一瓢瓢則易裂昔人之喻
誠亦可念論以公事又未見其有所益也伏願 聖
明曲賜矜察將此兼帶兵曹之 命夬卽收繳俾令
公私之間兩無顚沛則 國家舉動庶亦無煩擾之
悔矣臣無任悶迫祈祝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才悉至意於前劄之批矣誠信
未孚撟誣愈熾愕然慚恧無以爲諭亟體懃懇之旨
安心勿爲固辭速出行公以副予望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六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七目録

啓辭

請罷漁場柴場啓　請三營屯民並定役啓
新造渾天儀呈進啓　論張應一啓
請刑曹罪人依法處斷啓
請　陵幸時辦治供帳無令過侈啓
請修正軍案啓　請蕩滌湖西米銀啓
請勿修繕殿閣啓　執義避嫌啓
請　大行小斂依禮與退行啓
百官庭請從權啓　侍講院啓辭

請禁屠肆啓
請停外方　遷陵時進香啓
江都巡審後啓　江都設墩處所别單
墩臺畢築巡審後啓　李滓等議處啓

收議

江邊繼援將革罷事議　北路五衛復設事議
議行戶布議　文臣參下變通議
愛立不得援法償命議

書狀

請南漢軍餉加增狀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七

啓辭

請罷諸宫家折受漁塲柴塲啓癸卯十一月爲正言時

諸宫家山海折受輩罷之請臣等之論執時月已久矣辭意已竭矣　殿下亦必有以洞察乎民怨之日滋群情之日激而尚此持難不賜俞允豈　殿下以爲久遠賜予有不忍而遽收近戚厚利有不欲以遽抑而然歟夫宫家之折受海水非舊也頃在　宣廟末年　王子翁主相繼出閤而新經喪亂田野未闢有雖有賜予而未滿結數者亦有先受空牌而未有

實入者故相臣韓應寅時判度支以爲禮賓所屬海
水諸處旣停百官宣飯之用又無倭野人朝聘之供
莫若分而與之以准田土幾結以爲收稅供用者之
便當時論者或稱其以無用爲有用而夫豈知一時
權宜之制遂爲日後病　國之資乎至於今日則舊
房之稅額已減而海水之折占自若新宮之例受旣
滿而格外之立案又剏以至一網所加一竿所投亦
莫不各有所屬而悠悠逝水盡入於羅絡之中此豈
祖宗當日之意哉乃若柴塲之事其弊又有甚焉方
今各衙門如太常祭享之所尚方　御供之用樵蘇

之資 國家固有應與之例而諸宫雖貴旣是私室
山阜雖小亦係 王土其不可比儗公門而任其宰
割也明矣況乎幽深之峽遠外之程元非取柴之所
而亦借虛名以專實利旣非州縣而管其居民亦異
田庄而稅其布粟凡所以浚剝侵奪有不可以盡言
則是又 祖宗朝之所未嘗有者也臣等伏聞頃者
親諭玉堂有令後勿許之 教臣等因竊伏想 聖
明微意似若有感乎漢明之我子豈宜如先帝子等
之語是誠 殿下仁聖之至意而臣等亦復爲 殿
下惜其當斷而猶不斷也孟子曰如知其非義何待

來年　殿下苟已知曾前折受之爲民害則是宜斯速務去之不暇又何必因循苟且而爲後日之待乎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古人之所以憂郭公而今日有識之士亦安知不以知善而不能行知惡而不能去爲　聖朝之憂者耶請亟賜　聖斷諸宮家柴塲漁塲等折受處令該曹各道一一查出革罷大司諫金始稷正言李光稷同叅

又

殿下旣已受　祖宗之付托爲萬民之父母則其於諸宮近戚親愛之固可也而彼湖山之外嶺海之濱

流離顚連而無所告訴者　殿下又安得以莫之恤
乎傾內府之藏厚珠玉之賜猶可也而至於封山割
海奪民之生産浚民之膏血者　殿下又安得以輕
而與之不少爲之裁抑耶方今雷虹失時星緯易度
天譴日告而上未有修省之實水旱彌年湖嶺連侵
民生日困而下未見善政之降擧國遑遑常有朝夕
亂亡之憂而　殿下深居九重不察輿言唯此一事
亦未　聽納上下相持引以歲月此尤臣等之慨然
於今日者也請夬賜　聖斷　大司諫金始振司諫吳斗寅同叅
請明禮壽進於義三宮屯庄募民並　命定役啓

私庄之不宜偏護公役之不可獨免明禮壽進於義
三宮與他諸宮家理無異同而 殿下之必欲區別
而特庇之者其不瑕有害於祛私曲絶偏係之 聖
治也耶 殿下若以三宮爲 慈聖兩殿所屬而有
不得以專斷者則臣等又竊以爲不然也夫極愛敬
之實盡臣民之奉豈無足以承養志意而必爲此非
義之義然後始無歉於不匱之孝乎倘 東朝有所
俯察乎此則亦必以平庶政得臣民之爲悅而區區
庄戶之役其所役有不足以關 聖念者矣臣等此
言盡出肝膈請更 加三思明禮壽進於義三宮屯

庄募民並 命一依他諸宮家募民例定役 大司諫金始振

正言李光 掌同參

新造渾天儀兩架呈進啓

渾天儀水激之制令李敏哲造成以入事 命下矣今始畢造輪致本館觀其製作頗極精備儀上六合三辰黑雙環黃赤白等環之制大略悉倣書傳璣衡章蔡註所引渾天儀說而為之第渾儀舊制則三辰儀之內又有四遊儀以為玉衡游移低昂窺測七政之用而古人已有窺衡之制可設於崇臺之上不可施於密室之中之語今此新儀之不設四游玉衡者

亦以其衡在重儀之內其於占候實無所可用故也
且三辰儀內白單環之制舊說則只言以承黃道之
交使不傾墊云云而此與月行全不干涉此外又無
別件物事可以記認月行躔度者如非儀有不備必
是記得不的此古今之所嘗疑而今此新儀因其所
謂白單環者而稍加變通作爲月行之軌以備三辰
之制安設水壺於板蓋之上水由漏觜下灌於度內
小壺遞遞盈滿以爲激輪之地累日盛水依法試之
則三辰之環并能一齊運轉而又能各循其本行遲
速之度無所差忒又於其旁疊設牙輪兼設鈴路并

爲奏時擊鐘之機關而校諸地平日晷亦皆相合此
器之用專在於壺漏而日氣漸寒將來有水凍之患
須得溫室安置方可以隨時按正不至爲廢棄之物
矣且宋以頴所造渾儀一架則體制亦與相同而不
用水壺以西洋自鳴鐘牙輪互激之制推而大之而
日月運行晝夜時刻亦皆不差矣大抵此器之制只
在於古人文字中未有成樣見式可資師法而二人
匠心運智自刱機軸其爲制度較諸年前館中所上
之件尤爲巧密誠爲可嘉兩架一并入進之意敢
啓

論張應一啓

國家不幸 先陵有土石之變郄 君臣上下盡焉憂惕既已亟定 遷陵之計時日已卜矣匠事已集矣粗有抱忠懇識義分者正當皇皇瞿瞿合心並志以各自殫於喬山萬年之圖則可矣乃於此際有闖然抵問千里傳疏以求一售其角黨觝異娼忌讐恨之意其幸其不幸樂人之眚災以盡敺一世於危惡不可測之地者誠可怵然而駭心志在於挑激 君父甚至於譏辱 太上而不少恕計急於隔閡群下故敢為揑造虛妄而無所忌雖幸賴我 聖明照燭

無餘情狀莫逭亦足以破一時奸壬之膽而此如遺毒藏孽終必爲萌紳禍亂之根柢削奪之罰太爲輕減有乖於投畀彼讒之義請張應一亟 命遠竄

請刑曹罪人田業實依法處斷啓

今此田業實所犯宜殺無赦待結案而殺與不待結案而殺其殺同無異也第招結如律則乃爲行法直先梟示則猶不無倉卒不盡法之譏此法官之所以反覆爭執而不知止者也請刑曹罪人田業實依法結案取招後處斷

請 陵幸時分付諸邑辦治供帳無令過侈啓

上年災[illegible]之慘實不下於庚辛而適值　先陵遷封
之禮畿甸之偏苦獨勞已不可言而楊廣驪利之民
又連有禮葬之役自秋徂冬實未有一日息肩之暇
今者新　陵禮幸雖有退定之　命似將不出於來
月正當播穀之節重有役民之事而當今守土之臣
所憂者只在於辦治供帳拙者唯圖免罪才者復欲
衒能鞭箠催迫之際民必有受其殃而不敢言者臣
等伏聞　靖陵展謁黃驪之日有窮戶雖破亦勿修
理之　教此正今日所當仰法而不替者也請亟先
分付諸邑俾於治途供帳諸具無或過侈道路諸役

無或過治以體 朝家德意而如或有爭能銜譽以
傷民力者必加重究之意一併飭諭

請修正軍案啓

今日 國儲之虛竭盖由於軍案之不修而今日民
情之愁苦亦莫甚於隣族之侵徵逃乘補卒徒積虛
簿而鬼錄則日多蠲徭減布未聞實惠而民害則益
滋百歲不除之役九族並徵之政此古今天下所未
有之事也堂堂 國家決不可每每因循玩愒唯日
趍於危亂而莫之知改雖災荒荐仍抄簽非便而摠
括通變亦不無適宜之道請令 廟堂先時講究或

別設一局相機劑量使　國內應有身役者并先補本兵闕額然後乃及他役以袪積弊而保良生革冒濫而完軍實

請蕩滌湖西所貸米銀啓

湖西自辛丑以來災荒相繼田結日縮而又自溫陽行幸之後春秋收米或以　恩而減或以災而減該廳上納既多減削本道儲置又漸消費而卒然復值庚辛之大侵以致內外蕩然並竭而莫可收拾大凡他道之遇水旱則唯於元稅量行蠲省未聞貢價輒先裁削而獨此大同設行之處偏減他道所不減之

貢價至兵各司詳定日用之物又未嘗一准田結所入以爲贏縮收費之節此誠所謂法非不善而行之失其道者也故於近數年之間其所假貸於版曹幾廳賑恤常平者布至一千餘同米至三萬餘石銀至四千餘兩而此皆有執券待償收責不舍之議臣等竊計此數今雖至於加一道之賦盡一年之納亦不足以充其債也當初賑廳之萃合各撥財穀正爲賙濟此等凶荒受災之地而今欲一一計物而受之實有乖於恤患敷惠之道至於常平只是轉殖耗穀以辦挌外需用之資者此亦豈可盡推其所貸請令兩

聽並即蕩除湖西所用米銀之數而版曹盛廳見貸
米布亦令該衙門且須斟酌經費或栽半或減分數
以爲不廢良法大慰窮民之地

請勿修繕殿閣啓

臣等竊伏覵近來　朝家事爲漸繁支費日廣使識
者論之固已有不勝周詩方興之憂者矣况當辛壬
災厲之後又經前年　遷封之禮內竭外瘵艱危溢
目正當慎戒興作愛養財力之不暇而伏聞昌德宮
內方有修繕殿閣之事輸木輦石工役煩夥云此雖
或言其費出內帑非外府之所憂也役董匃瘁非衆

民之所勞也而財有當惜則內外何異事或非時則久暫奚論臣等曾伏聞 便殿基地傾仄有不可不改似此不得已者外其餘加構閒架請並即還寢以昭儉德以懋永圖

執義避嫌啓

始韓衡之擬除庇仁也臣適以該郎參政而昨於本府請遞之論臣又不能有所自異蓋臣曾聞軒盛壯時一二事而及今見之果已衰老不無觜馬先之之歎矣第聞外議多以臣爲不宜與於彈劾而苟然不避云臣誠不敢晏然自處以無失請 命遞斥臣職

請　大行小斂依禮典退行啓

即伏聞　小斂以卯時定行有收議三司長官之
命三日而斂五日而椑　先王定制亘古所行今玆
日氣又非設氷之節實不可輕易進行以犯先時則
瀆之戒請依禮典退行甲寅一月二十四日孝肅于大妃昇遐翌日兩司合啓

百官庭請從權啓

臣等以百僚一口之辭殫誠竭忱爲盈庭之籲者今
已三日矣禮訓之明切　聖明想必盡察群情之悶
極　聖明想必盡燭　東朝慈旨之不可以不承
大行未命之不可以不體者　聖明想亦已瞿然感

惕於　宸衷矣而然猶一向牢拒斷斷不許者臣等
固亦知　聖明之誠孝出天哀疚罔極實有所不忍
遽允乎群下之請者也今臣等請姑舍他說只復以
聖候之所最悶迫者陳之惟我　聖躬違豫日久二
年鍼焫萬方調養此本非尋常疾𧏮之比昔歲症情
其危篤何如今日氣力其虛脆何如保護之方雖積
以歲月猶恐其不效也而今也傷毀之症已急於朝
夕補益之劑恒責以參芪猶懼其罔功也而今也飧
疏之節已踰乎旬朔加以悲哀偏能攻中憂思易以
傷脾臟虛作寒氣逆似熱肺喘喉痛種種爲患似此

兆朕皆屬憂危而猶不思所以俯從權制臣等竊恐
一日二日輾轉沉痼將必有悔恨無窮而靡所及者
也噫瘡瘍沐浴未是修體薑桂辛甘非爲悅口則夫
豈非禮昔人訓之守志經情或反傷孝達權通變所
以合禮則夫豈不義臣等請之而況我　慈聖遺教
旣若是其懇至惻怛而　大王大妃殿所日臨　嚴
廬諭詔諄諄者又飭我　慈聖伊日凴几之至囑又
莫非　宗社之慮也生民之計也則　聖明於此尤
有所不可以終始揮斥忍違此懃懃之旨者伏願
聖明亟從群懇以自盡扶補之圖以副我內外上下

皇皇之望而且令 聖孝益無愧於事亡事存之義

侍講院啓辭

王世子頃於去秋停講之餘復開書筵方且有日月將就之慶今者不幸遭 慈聖禮陟之慟公除之後又繼有 兩殿湯劑之憂臣等不敢遽以常時所稟者仰稟而臣等竊考 本朝故事 明宗大王於孝陵初喪有先正臣李彦迪等議請開筵事語在彦迪文集中 宣祖大王於 明廟初喪亦 御經筵語在先正臣李珥所著書中而考諸本院日記則仁祖丙寅三月當 仁獻王后初喪以師傅諸臣之

意　啓請開講有揆以禮經未葬讀喪禮之義卒哭
前專廢講學似未妥當會講朝講雖不可爲常時開
筵不可久停等語遂以晝夕講改稱召　對而爲之
矣雖在　大朝若値冲齡則　啓殯之前亦旣有開
筵之例今者　王世子正在養德懋學之日累朔停
講實恐有妨於及時進修之道採禮經讀禮之義用
先朝召對之制誠有不可已者而第又伏見巳丑日
記初因本院　啓辭當講之書旣問於師傅講時服
色亦詢於該曹已有依所　啓爲之之　命矣繼因
服色一欵收議於大臣儒臣則故領敦寧府事金尚

憲以爲　梓宮在殯一邊開筵於情於義實所未安
遂復有停閣之　命臣等玆敢以前後開筵停筵徃
來不同者冒此陳　稟以候　睿裁而卽今無時任
師傅或以此　下詢于大臣有所措擬以爲酌禮變
通之地何如

請禁屠肆啓

當初屠肆之許開若爲都監繇漆之用則骨灰之瀹
落滓穢不合於陳器諸具上年　遂陵實　上諸臣皆
已目見而知之此正過變務爲潔淨之不暇以此弛
禁誠亦不可而況　國哀在殯農耕方急以禮以政

俱所當禁當連年疫死之餘抖遺畜宰殺之弊至於皮筋一切之用姑待日後蕃息有未晩也而今因申戒之請遂成永久之式由禁爲勸事尤寒心請自今屠牛申明禁斷

請停外方　遷陵時進香啓

臣竊伏惟念　進香一事實出於　遺弓之初內外遠邇咸抱若喪之痛而臣子至情無所施見聊修菲薄以寓懷慕之誠至若遷改　陵隧乃千百稀覯之事也禮儀章程儘有省殺天子之虞至於九諸侯之虞至於七而於改葬則一虞而已子爲父斬衰裳苴

絰臣爲君斬亦衰裳苴絰而於改葬則緦下而已穀
梁傳曰改葬之緦舉下緬也疏曰舉五服之下以喪
緬邈遠也夫九殺而至於一衰殺而至於緦則夫
進香之異於經享者其獨不可以有所殺乎臣竊伏
聞庚午 穆陵之遷也已有 進香之例云伊時則
啓舊 陵下 玄宮之間幾至二旬且無廞衛適遠
之事猶可分日而爲之今也則不然自九月二十九
日至十月初七其間乃是八日除開羨行程各兩日
則餘只四日而朝有 奠上食焉夕有 奠上食焉
晝又有茶禮焉又必有 梓宮加漆之事焉曾聞一

日再 進香猶患窘急今乃於四日之內常 奠之
外畢進 各殿各宮家及四府八道二一都之所饗則
其奠獻之數殆至四十餘壇 靈幄常開饋徹紛如
其於肅肅穆穆瀆則不歆之義豈不大相繆戾乎此
誠不可以不慮也臣又竊見凡諸士庶遷其先葬者
旣破舊兆便就新域如非意外事端未聞有所停留
蓋自有舍舊從新之意焉而況今者自舊 陵至新
陵二日之程也大江巨嶺旣異平 陸風日陰晴又難
測料則亦須速 命太史亟導 鑾車以先幄齊以
待吉日而亦不宜以各處 進香而更有因仍凝滯

於已棄之地也請加 㡿念亟先商量酌以情文參
以理勢唯 各殿進香外作速 命寢俾勿至臨事
狼狽且毋令遠外郡邑重困於需索輦輸之役

江都巡審後書啓 與行大司成李元禎同往

臣等取考麗史高宗二十四年築江都外城而今問
之府中父老皆言即今沿海東北西三面俱有城土
周遭摩尼吉祥山後疊石爲周堞者亦其遺制云臣
等於巡審時視之果然府民又皆言設墩之後須更
修完土築增其垣陴二臣之爲此行也訓鍊大將臣
柳赫然囑臣言試築浦泥爲城子則挖者爲塹高者

爲堞計莫善於此若臣依其言令一二校董率役夫先就浦邊數席地鑿土爲城塹狀潮至不犯今若依此法更修麗朝舊築則爲便矣本島周回正萬五千三百六十五把內一千萬六千把皆爲山浦不築之地其餘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把爲古土築基一萬二千三百九十把爲古石築基

麗史地誌云高宗三十年築江華中城二千九百六十間中城者內城也詢之父老驗之地形皆言府治盖即其地而但今之府內築墻比古菫菫爲五分之一府後爲松岳山山頂背臨松亭大野兩川亦北燕尾王浦俱在眼底江北豐德松郡諸山亦皆羅列於

拓㸃中前對南山西則岡阜紆廻形勢甚好東則山斷爲平地且有水田此亦可爲水口流惡之所使人持繩循其遺基而量之則周回至五千餘步以里法計之當爲十六里云

臣等在京時已稔聞文殊山於江都爲對峰爲窺山矣在金浦道上望見玆山巉然特起於西北諸山之中及到通津山在縣西北五六里許而正如人背面而坐觀其背者只見露其堆脊而已循其脊而上未及峰頂十餘步徑從左肩北轉得一岡稍平者俯視江都正如坐椅上而觀碁局北自鐵串南至草芝鎭

數十里之間凡其山岡之高下洲浦之紆直以至聚落林樹行旅牛馬多者寡者動者止者無不歷歷在眼此非對也直壓倒之矣非窺也直肆然臨之矣今若不能囿而納之於一區之內為敵人之所據則江都之人舉將當食而不下咽矣則前日之議築文殊者亦非浪計也山既開面臨水又有兩峰駿駿西馳直抵田串津頭又如人之舉左右手臂高拱而遠抱者山勢巉嶭外如削壁更不必治隍壘堞而不過於山腳稍低處築石懸關則已足為城子模樣更於山後脊上設一墩可以下矚通金陽富數百里之並

野敵人雖欲出計潛襲亦無他攀援蹊徑矣第以大役方始有難並舉姑先募集僧徒之解事者置一寺於內有泉脉處使之習熟瞭候看守器械更待一二年稍儲財力爲必策之計爲宜江華一境物情皆莫不以此爲言矣

今之爲江都之計者或曰甲串水甚淺狹丁丑事尚可畏或曰月串近通京江敵若治舟艦順流直下則燕尾以北皆可憂此皆然矣然又皆曰西南則有紫燕信島長峰㸌音諸島此爲外蔽不足慮殊不知㸌音長峰則俱是一空島敵人眞若得我虛實先取此

島以據之則此所謂媒寇引敵又何外蔽之足云乎
長峰與紫燕分峙海門爲南漕咽喉漢音則距喬桐
數里而近與江都人可隔水相語其島又甚廣饒戶
漁人之所聚居雖有牧馬足可設一鎭長峰則土甚
膏沃人皆願入且有浦曲可以藏泊數十船艦者亦
可設一堡眞儉島潮退則與江都連陸又甚要害不
可不先置一鎭將如廣城花島之例矣
本府束伍自經抄選之後厥數不滿三千云此已太
省矣常時操練不許分添於要害沿鎭只就府內習
爲戚氏方營疊陣之規云此亦大段失法矣軍額旣

不可遽增設墩乃加至累十則其勢不得不更割留
守所領之卒以與之此又犯於孫武所謂無所不備
無所不寡之戒矣今若專屬隣近營邑之兵使之預
定信地苟有事變亦令盡率軍民之父母妻子同保
此島爲必守之計則庶可免臨卒狼狽之患矣
島中土地尚多空閑人物尚未蕃盛草芝新墾百餘
石之地一望茅葦而已試問其無人墾闢之由則皆
言在前稅法太重民皆稱冤至有始耕而還廢者云
此誠可惜必須大輕其稅緩其繇俾有親上樂業
之效可矣月串鎭卽燕尾亭　明廟朝名將黃衡之

遺墓也 朝家既設此鎭之後將給其代而衡之後孫故大司成臣黃杲力辭不受今則杲之子益貧弊不振云今若討給其不耕之堰田則可無白奪之譏今所定墩所二三處或有人家或有良田臣之請先給其尾之代者亦欲以慰安此輩之心矣乞令 廟堂稟議許施

古者亭障多樹林木者盖以根株壯固自成砦柵枝柯交互足備馳突又便於我之蔽身射敵秦之列楡爲塞慕容恪之與冉閔戰引入平材者皆此法也况此屯宿師旅之地尤以樵蘇爲重不可不務爲樹林

之政而斤斧所尋長養實難摩尼一山之外舉皆濯濯曩日播種橡實人皆笑其寒乞而到今亦無可供一朝之薪者殊可恨也傍海之地最宜於種松故武將黃衡嘗養松於燕尾亭家後曰百年之後必有取此而用之者及至壬癸之難倡義使金千鎰果取此松多造戰艦人至今傳之今若依此法令本府取莞島邊山松子擺其山阜不食之地遍耕而種之不出數十年必有蔚然成林之效其爲利益有不可勝言者矣

今所定墩臺並四十九所此皆有占時基築可見前

代措置亦正如此今之更勝於古者以古只有弓矢而今則又有大砲佛狼機諸器可以擊碎船艦橫絶江渡故也沿邊設墩之外又有腹裏數處要害亦不可不屯住軍馬以防下陸豨突之患此則當於明春始役之時更爲巡審而條陳矣

江都設墩處所別單

臣等於今月十二日到江華府因人馬困頓調息一日十四日始自月串鎭左轉審視各處亭堡及他要害山硯浦曲便於停泊檣楫可以另設敵臺等處五十所歷凡二百七十餘里共得四十九所並列于左

第一月串鎭前岡卽古所稱燕尾亭漢水與祖江相會王京前又分爲兩派一繞亭而南爲甲串諸津爲三南漕路一水勢向北直下接喬桐通海西最爲要緊關防城子不可不稍大東南兩面陡絶因山爲堞西北則隨其地形起築爲圓形南距玉倉西距鵂巖雜石在其下

第二玉倉地名玉浦有倉舍故稱今名倉後有阜隆然可作一方城傍築高墻置倉於其內屬之城隅爲便去水稍遠而大砲則可渡彼岸北距月串鎭南距望海埒運石頗遠且有浦泥

第三望海峙隨地形起築當爲蜂腰狀西距玉倉東距制勝亭（運石頗遠且泥濘）

第四制勝亭前右兩面陡絶因山爲堞前圓後曲西距望海峙南距炎珠隅（雜石在其下）

第五炎珠隅頂舊有治築狀如周墻今宜設直墩北距制勝亭南距甲串津（雜石在其傍）

第六甲串津前崖斗起崖右小岡亦高當因其地勢灣爲曲形城子亦宜稍大北距炎珠隅南距加里山（運石頗遠）

第七加里山因地勢爲圓形北距甲串津南距龍津

雜石在其下
第八龍津左岡因地勢爲方形北距加里山南距龍堂串雜石在其傍
第九龍堂串因崖勢爲橫直形北距龍津南距花島堡雜石在其傍
第十花島堡因地勢爲方形北距龍堂串南距鰲頭亭運石頗遠
第十一鰲頭亭因地勢爲圓形北距花島堡南距佛恩坪運石頗遠雜石在其下
第十二佛恩坪鰲頭與廣城堡相去頗遠中間潮水

深入直至坪頭當塡築水田立一方墩北距熬頭亭南距廣城堡 運石頗遠

第十三廣城堡前面崖壁甚高因地勢爲方形北距佛恩坪南距孫石項 雜石在其傍

第十四孫石項因地勢爲圓形北距廣城堡南距德津 雜石在其下

第十五德津亭舍前左兩面崖壁皆因地勢爲方形北距孫石項南距草芝鎭 雜石在其下

第十六草芝鎭前面因崖築爲橫直狀北距德津南距長者坪 運石頗遠雜石在其下

第十七長者坪地勢與佛恩坪相似亦可爲方墩浦口甚遠且甚泥濘北距草芝鎭南距蟾巖運石頗遠

第十八蟾巖右岡因地勢爲方形東距長者坪南距宅只運石最便

第十九宅只前崖陡絶有舊城堡基自海路入草芝此爲門戶因地勢爲直形東距蟾巖西距東儉島運石最便

第二十東儉島潮退則與宅只連陸西南內洋諸島皆由此取路峰頂當設一圓墩以便瞭望東距宅只北距吉祥山後岸石在其下

第二十一吉祥山後岸地勢稍平當設一方墩以捍後面南距東儉島北距陽巖運石頗便

第二十二陽巖山脚斗起因地勢爲銳形南距吉祥山後岸北距堂峴石在其下

第二十三堂峴在摩尼山左肢船頭浦上摩尼吉祥兩山分峙東西作爲海門每當東南風時潮漲尤盛浦深水濶最難防備今宜置圓墩於峴上與吉祥後岸設堡處相應且於報警府内爲便東距陽巖西距分五里串此墩後改置於葛串

第二十四分五里串海岸最高内則長峰島信島外

則仁川南陽諸島若對案俎大石籠從築役最便
可爲方墩東距堂峴西距松串
第二十五松串因地勢爲方形東距分五里西距彌
串 石在其下
第二十六彌串有南北兩岡當於南岡中腰稍向北
起築爲直形與北一串相照爲便東距松岡西距
北一串 石在其下
第二十七北一串自馬踰嶺西走入海串端頗低而
臨海猶陡峻曰地勢爲方形東距彌串西距長串
石在其下

第二十八長串因地勢爲方形南距北一串西距松岡石在其側

第二十九松岡在鎭江下道大野中小阜突起前左右三面皆高峻與煤島相對且有舊堡遺砌因地勢爲直形南距長串北距屈巖細石甚多

第三十屈巖因地勢爲圓形南距松岡北距乾坪石在其下

第三十一乾坪漢尾堂西階前面因崖勢爲圓形南距屈巖北距井浦石在其下

第三十二井浦右岡望洋亭因地勢爲方形南距蓮

尾堂北距三巖 石在其下

第三十三三巖因地勢爲圓形南距望洋亭北距石角串 石在其下

第三十五雞龍岀形如葫蘆南距石角串北距望月浦口 石在其下

第三十六望月浦口北邊卽艮峴大野中近海處地勢與長者坪同亦當爲方墩南距雞龍城北距元

第三十四石角串三巖與雞龍兩墩之間稍遠近海山脚回轉隔闊不便於瞭候姑取上腰設 鎭墩南距三巖北距雞龍城 石在其處

殆串運石頗遠且有潮泥

第三十七无殆串因地勢爲直形南距望月浦北距寅火堡石在其下州立山石最多北邊諸墩皆當取用仍無不足之患

第三十八寅火堡前岡即喬桐津路因地勢爲圓形南距无殆串北距廣巖

第三十九廣巖喬桐及海西船皆泊此前方後圓因舊基起築西距寅火堡東距龜登串石在其傍

第四十龜登串山脉中斷入海中斗起與豐德後西江口相對水勢亘衝且無礁暗最爲要害前左右三面皆高因崖爲方形西距廣巖東距佛藏串石

在其下

第四十一佛藏串前左兩面皆絶崖因地勢爲鋭形西距龜登串東距蟻頭串不在其下

第四十二蟻頭串前左右三面皆絶崖因地勢爲直形西距佛藏串東距天津串不在其下

第四十三天津串前左兩面皆絶崖因地勢爲曲形西距蟻頭串東距石隅不在其下

第四十四石隅前面因崖造堞隨地勢爲曲形西距天津串東距踈雨島不在其下

第四十五踈雨島在昇天堡右邊百餘步四面皆絶

壁隨地勢爲鏡形西距石隅東距宿龍頭石在其

第四十六宿龍頭因地勢爲直形西距踈雨島東距

樂成浦運石稍遠

第四十七樂成浦口西邊郎松亭大野近海處地形

與望月浦口相似亦當爲方墩西距宿龍頭東距

赤北運石頗遠且有浦泥

第四十八赤北亭舍前右面因崖造堞西有曲隅因

其地勢或前方後圓或爲句形西距松亭坪樂成

浦東距鵂巖運石稍遠只有雜石

第四十九鵂巖前面崖岸頗高因地勢爲圓形西距

赤北亭舍東距月串鎭燕尾亭 運石頃遠只有雜石

墩臺畢築巡審後書啓

上年經理墩事之日　聖志旣已堅定廟議亦得僉同惟是外間浮薄語言之徒欲沮敗而後已中間至有兇賊投書之變將校僧吏相繼就鞫群情駭動幾至債事幸賴　聖明明斷不少撓易輕復發遣中使傳宣　恩旨有足以感動近萬緇衲之心而至有擧額而垂涕者御營軍人衆之數使役之日皆不及於僧軍又幸而繼之於什七八垂成之後纔過一朔功役遂完萬有二千之衆首尾三朔之役霧露饑渴皆

所未免而死亡之數只是八名尤極多幸墩子既築
之後則又不可不差定守直備置器械而亦多有區
處事宜臣與留守尹以濟相議並爲條列于後
一墩臺四十八座分爲四所每所各掌十二墩以董
其役以地勢之難易言之則一所皆是以船運石
之地而二所五墩取石於其傍七墩雖以船運石
程道不至甚遠三所四所亦皆有石而無石船運
亦不過二三處一所之月串二所之東儉島其墩
稍大幾至百間一所之樂成浦二所之長者坪四
所之望月浦又是浦邊下陸以石塡淤隻珠隅之

上石高項北一串之曳石海中功役尤倍以成就
之能否言之四所所掌天津龜登无殆三墩最勝
其餘九墩亦皆完固一所之玉倉龍堂串二所之
德津東僉島最勝而其餘亦北孫石項廣城或所
築不精或占地失所爲諸墩之末三所之望洋治
石最善松串石體壯固而乾坪葛串彌串則或雜
築或低築亦甚不精龍堂中孫石項兩墩前多定
基時置標於後岡高項誤就卑下之地左右兩墩
不便照應後面低堞若可超入此二墩則不可不
移築墩臺守直之人旣自本府抄擇可合人丁免

役許定有鎮堡處所築之墩則既爲本鎮將之信地餘墩又不可不分屬於附近各鎮自赤北至制勝並屬月串自炎珠隅至加里山並屬濟物龍堂串屬龍津鰲頭亭屬花島孫石項屬廣城長者坪蟾巖屬草芝之北一串屬長串望洋亭三嵓巖石角串屬井浦无殆串廣巖龜登串屬寅火堡天津蟻頭佛藏串屬鐵串石隅疎雨島宿龍頭屬昇天堡不屬鎮堡之各墩本府千摠三人處並爲分署以爲監守扃鑰看護垛堞之地宜當矣

一本府所上火器中各號佛狼機只是三百餘坐既

已分置於各鎭所餘無多今此新墩三十餘所每
墩若得五六坐足爲備禦之用而一自鑄錢之後
銅鐵之價尤甚騰踊措辦之際又當費財此極可
慮旣有此墩不可無此火器請令備局料理或京
或外隨便分付鑄成之外所謂別長銃亦能及遠
火力甚猛可用於守堞別爲粧造分給宜當矣
一前日月串鎭基地已自戶曹計給其價今此新設
墩臺如制勝鰲頭樂成望月等處或是亭臺基址
或是水陸田地皆有其主當爲給價墩傍運石之
路亦多犯入田塲旣不得耕種民必怨苦秋後計

其田畒官償其穀之意已與相約本府留守將爲開錄　啓聞穀物令本府如約題給基址之價或以銀布或以草芝場內餘地計給事令　廟堂稟處

一前日墩臺節目中江都米八千石取用事　啓下而僧軍八千名四十日之糧已至六千四百石京石手助役並五百四十名則自十二月初一日至今五月十三日爲五朔十二日之役諸道石手助役並五百七十名爲四朔之役此等糧料又至三千一百六十石城石浮取之初旣有別將裨將軍

官隨率冶匠火丁雜料一百三十餘石築役旣始之後又有各所將各墩將軍官隨率冶匠木手火丁運石沙格等雜料二百八十餘石都合爲九千九百七十八石十三斗五升比 啓下數加用爲一千九百七十八石十三斗五升御營軍赴役後自本廳貸用江都米又至二千八百八十三石十一斗二升此米一千石則已以賑廳換得本府米一千石宣惠廳換得通津牧米六百二十一石八斗三升本廳保米二百石先爲還償而又於上年湖南宣惠廳貸用不足之數已令應納各官直卸

於江都江都太一百九十七石一斗亦自上年十
二月始役後以別將裨將等馬料及犒饋蒸豆
議于本府貸用本廳餉米外太石全無出處無以
還償事極可慮度支此穀最爲有裕自戶曹充償
何如令　廟堂稟處

一築墩時器械物力固多借用於江都而至於石灰
本府留守以爲本土所産不可他求亦自料理燔
造一萬二千餘石趁時搬運分給各墩海西所燔
一萬石內取用者只是六千石其餘一萬四千石
尚今留置白川江陰之境數多之物如或不善區

處則經霖水濕必有虛棄之患委屬可慮三南所
造莿朴船六十八隻內傷毀者二隻餘皆完固而
體制頗鈍不便於常時駕海之用四十五隻則分
授於江華府及十二鎭堡其餘二十隻京衙門求
得處定奪於備局後分送計料而編排木累千介
體大且長並皆分授各鎭俾爲日後之用所用鐵
物數至鉅萬而即今所餘不滿十分之一除大中
蒙同排地乃日後可用者外並給本府以爲打造
薄鐵之地矣
一女墻所補薄石專取於煤音島而其島牧子輩應

納遺失馬贖木未納之數亦多浮石減布實其情願上年冬使其監牧官朴瓚從民所欲浮取二萬餘葉用之浮石之初鐵冶所用炭石連有乏絶之患朴瓚亦從牧子所願前後埋炭至於二千六百餘石連續取用極爲多幸同江華牧場遺失馬價並令本寺計數減會宜當冬閒浮石時許多工匠過歲於山祉水澨之間不可不一巡犒餉令其別將題給酒資又借場內一牛而用之前日犒饋牛取用事定奪時倉卒遺忘未及並 稟此牛一首與犒饋牛一體會減事亦爲分付矣

一孫石項龍堂串既不可不移築而虀頭之於廣城松岡之於長串其間相距頗遠且有山崖礙隔之處亦不可不加築一墩卽今工手已熟物力易備雖以犀軍亦可完築唯在　朝廷量度指揮文殊山或墩或城議未歸一而江都之人則皆以爲文殊不設備則此間百墩亦爲無用云者其所必欲速築之意可想通津縣燔甓之役則今至八萬餘張開月望間則當爲十二萬張畢燔此數之後停役計料矣

李滓等議處啓 戊午判義禁時

李渟柳命天等辭連各人今已盡就逮繫各有所供而其中吳始復李重信李暹閔忠亮閔汝鍊沈轅前已放送柳命賢鄭東龍李德夏昨已議　啓今以李渟所指斥柳命天者言之最重在於初疏中不能於其母一語及其被囚納供之時則乃復改稱命天與養嫂姝家嗇於財利間事未能承順其母之志李沃則又以爲命天性行之不美聞於吳始復一如弟渟所供之辭始復供辭內極言李渟三變其說之狀又陳命天養姝洪柱後妻則身故於命天未過房之前養兄命千之妻金振之女與其父碩同死於一年之

內命天雖然嗇於財利一家之內元無相爭之人李渟兄弟只知命天之有寡嫂妹不知其妹身死之年又不知其嫂之早寡無後本家奴婢並歸於命天之家只此一欵足爲命天自伸至冤之明驗且李渟供辭中以爲命天潛私其家婢玉仙因以縊殺其夫卓龍至舉朋儕間一時嘲戲之儷句明證其事取考刑曹文案則車龍被酒自縊元非見殺玉仙受刑定配亦不償以實非連蔓於命天之事渟之疏辭則曰命天哀乞於龍之上典前後抵書殆十數變其後納招時又改以受簡於一家重宰前後殆十數度乃至無

事及見李粹章所供則命天本無貽書之事所謂重
宰乃指故判書吳竣而其書主意不過禁斷屍親之
作挐粹章又言渟未投疏之前自徃慫恿之狀言人
之殺人可謂重事架鑿空虛隨意變易曾不以爲少
難復欲誘脅他人證成其事尤爲駭異李渟供辭中
又言命天有奴妻愛令者愛令之兄蘭直蘭香並爲
貧勒置之於其家行廊命天則以爲其家衿川奴子
娶得良妻愛令愛令有同生兄二人一則爲韓與君
李汝發奴妻時居仁川一則爲內奴金生吉之妻方
住青坡元無勒作奴婢之事云故本縣及漢城府戶

籍紙牌並爲移文考出以來則衿川己酉壬子乙卯三式年帳内内奴金生吉妻私婢蘭香主前府使許繼英仁川三式年帳内私奴劉山水主韓興君李汝發妻班婢蘭直唯只衿川乙卯紙牌統記中蘭香之主以𨚫命天懸録又考之𨚫李兩家戸籍則𨚫命天籍牌俱不載蘭香之名李汝發戸下仁川奴山水良妻所生某某懸録大抵蘭直蘭香同生三人俱是良女爲山水之妻者欲爲托勢於士夫之家自稱李家之婢而非李家所知戸籍中直以良妻懸録爲内奴之妻者厭憚其子内奴之役假作許繼英名字自稱

許家之婢而及其紙牌之時又借挪命天之名爲其
主亦不自知其與其同年帳籍大相差違又不知命
天家之不爲收録於其家戶籍此亦出於鄉曲愚頑
喜得憑藉之致而元非挪命天欺壓良人之事自數
年以來朝著之間惟以爭卞李沃之是非論定李沃
之賢否爲事大小猜閧紛亂多端其所謂衿川奪庄
事頗悉於閔忠亮之所供而此則實是還給之物令
不必追論武人換馬事亦露於李暹之初招而此則
又有相換之名本不至大端但李重信處所騎之馬
取來於乙卯秋間逬價於丁巳春後宜逬不逬而自

遝累年此與全然擺脫者無甚相遠至於李師顔所
納上采時烈書二道乃是當初見擯於儕友之資斧
而斥沃曰有親沃曰無周遮掩護之人又皆曰雖有
何傷上年李沃自下之疏終漏書簡一款不爲明陳
李溥則又以爲尊慕卑諂乃是臣兄之所嘗痛獘如有
臣兄手書簡牘則何不出而證之觀此兩札筆迹既
是李沃之所自手書大臣重臣諸會之處亦皆取見
其書有曰獻歲發春伏惟茲者神相台躔道體康福
無任慶抃之至小人瞻望德宇賤悰有素而曾佐湖
幕帷奔走道路一未嘗造謁門屛逮受京職卒卒焉

祿仕是急亦未能奉書伸起居是小人就德之誠薄
自遠於大人君子之門罪訟之外夫何喻哉仍伏想
華陽水石天作地藏以遺其人其煙霞之勝是以供
閤下貞遯之樂而方今横議出而人心漓喪生困而
士上憂久閑經濟之手空把渭陽之竿則其爲朝野
之觖望何如哉大君子用行舍存之義固非小人之
腹所可窺測而敢恃包弘妄有陳說僭猥之極無所
逃罪所呈渓藤四幅願得行身從仕要言八大字付
之障子朝夕觀覽焉紙地不至空還伏受光賜何可
與百朋之比哉適丁正元敢旅新賀惶恐不備伏惟

鈞照庚戌元月十二日小人李沃再拜上書又其書
有曰蔑蒙小子無以猶人而星嶽之高人皆可知慕
用之誠自不能後人首春一書敢申起居之禮而亦
難逃僭猥之罪矣尊翰下覆獎諭太過援之冗冗之
中指之可爲之方自惟譾薄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也
奉讀流汗不知所對況此八字門架拈出廿篇之中
以爲學者鑰匙語意約而大字法奇而正小人之獲
此重寶實先生賜侈也鐫感之外尤無以爲諭也頃
忝湖幕行過西原而竟失函丈之拜下懷尚有歉然
者仍伏想春日仙洞水暖魚游靜裏道趣一倍閑適

而末由超塵白而陪清誨每對李中丞端夏趙堂后根共說傾囷之忱矣只伏祝道體神相不宣代惟大監再拜答上書庚戌三月十日小人李沃拜手末幅下端又有未逢歸便更因歡城倅以達果不沉浮否耶十七字此實是尊慕畢諂之極者及至今日沃等乃欲悉掩前迹公肆遮諱自欺欺人殊極可駭寧海田結之事初發於命天之疏而吳始復則以災傷敬差鈞出其抵囑吏輩之手俾沈轍以隣邑兼官亦查其臧錄實結之文書曹挺宇以其時府使既得李沃之書逼囑敬差之後中路成送二百結給災踏印空

冊之事並皆自服不諱設令挺空眞有慮民恤災之
心離官遠赴邊作災冊追逐之擧已可謂太無畏忌
而至於李沃身爲道主之子干預一邑之事徒知守
宰之可親不念父兄之難欺處事無形至於如斯設
或眞無所犯於其間人豈有信之者其他李渟疏中
有曰東龍斥退其馬以愧命賢之心東龍供辭則曰柳
命天賣馬之說始聞於李德夏同囚之時李沃供辭
中有曰始復還至大丘又言挺宇處事之顚錯而官
齋秉燭二宵聯枕始復則曰還歸之時自寧海直到
安東都會仍向京中不得與李沃相面而到今馳騁

文字有若眞有問答者一時强揑之語生出種種違
端眞如捉衿而肘出著履而踵决不可一一殫擧柳
命天身叅銓席阻沃淸選之事本不可謂之全寃修
郄而只因嫌怨之易積尤慾之難省輾轉乖激卒至
於兵就牢狴今者浡等詆誣之語並皆爲不實之歸
李粹章當初仍因本欲待玉仙文案考見後處置而
文案更無差誤更問之端並爲放送李浡虛妄之狀
旣已略陳於柳命賢鄭東龍議　啓之中而今此命
天被誣之事實有甚於命賢者因沃失職肆憤訐告
罔畏公議欲害銓官之罪浡實難免李沃之躁率汚

賊變幻多端皆不過自傳自損而已非有所關於
朝廷而至於適同不解事之守令作牌不相管之吏
屬圖減公田以實爲災者實非尋常意慮之所及事
之可駭莫此爲甚曾挺字更招所供始稱適書一事
乃渠先請災結定數亦渠所爲該邑今令自有其罪
並爲照律施行李重信前後所供意在修飾難免錯
誤之罪李暹稱以倉卒被囚供對之語首尾違反不
成說話其在事體亦甚駭愕并爲照律處之何如

收議

江邊繼援將革罷事議

舊制以江界之滿浦爲左繼援將使之入援於寧邊鐵甕以昌城之昌洲爲右繼援將使之入援於郭山凌漢沿江上下數百里之地無非敵人之所睥睨橫馳朝夕而可渡者雖使之盛兵增戍猶難守禦今乃捐而棄之提單卒倍數險入腹裏五六日之程以爲二城援者此非計之得也滿浦隣於建州碧潼昌洲之間卽與靉陽寬奠相對云自昌城以下則我邊嶺勢漸卑江流且緩故戊午我師之北入丁卯丙子敵兵之南出皆從此路而大朔州則唐將曲承恩之所嘗駐龜城則高麗朴犀之所嘗守此皆百戰要害宜

置重兵處也今將兩鎭繼援之號並皆停革以滿浦爲江邊左營將仍割江界苛伍三哨以添其兵而渭原理山兩邑及高山里以丿諸鎭堡之在理山境以上者皆屬之以防上江以昌城府使爲江邊右營將碧潼朔州兩邑及昌洲以下諸鎭堡之在碧潼境以下者皆屬之以防下江而滿浦城守則高山里以其鎭兵爲協守昌城城守則昌洲以其鎭兵爲協守他鎭有急則各其營將亦以其兵徃救或者以爲高山里在於江界渭原之間形勢不下於滿浦而要害則過之棄而不守撤入他鎭誠爲可惜土卒雖少城中

既有男女老弱伐登又是高山里之屬堡兩鎭并力猶可得二三百守陴之人亦足以自保云此言不無意見令本道監兵使相議且詢於江邊守令及解事者詳報　朝廷以待處分爲宜江界府城距江邊百有餘里雖似僻遠而實上土滿浦諸路之交會賊由茂昌閭延等廢四郡踰上土麻田嶺從山路而來則歷終浦梨洞等堡去江界不過三十里賊從平堅而來則歷外怪乾者浦等堡旁循禿魯江而上傍山嶺棧而行去江界亦僅三十里上不可不自領其邑兵及所屬四堡土卒馬馬海楸坡終浦梨洞以遏其衝突之勢至於龜城則又當爲巡邊使駐劄之所而兩營將並受其節度爲宜龜城若不兼巡邊使則當與諸

守令受右營節度

鴨綠以南淸川以北各邑旣皆有山城義州之白馬龍川之龍骨鐵山之雲暗宣川之劍山郭山定州之凌漢嘉山之曉星皆是擽險據要不可不固守者也 龍骨雖好又不如本府邑城之有井泉且足容衆但以其路傍修築爲難若能臨時修完共民入保則尤便

郭山之爲營將未知掆於何時而盡撤龍鐵之軍專屬於內郡正與北路之棄六鎭設營將同一規模此爲失計之甚者白馬與彼逼近敗堞崩壁令猝難修繕而如龍骨雲暗劍山則使其邑倅自領其兵自保

其城可也夌漢城不甚大而乃定郭兩邑疊入之所主丑客尊輒生爭端丁卯丙子之前後潰敗俱出一轍今若定以定州爲其城主而郭山爲之協守則事順爭息城亦可保也郭山之必以折衝差遣者以其爲淸北之營將而今旣罷之則勿以資級爲拘爲宜曉星則地形最便於設關而今難捌築則唯當以其邑兵分守險阻南可爲安州之斥候北可爲定州之塘報亦甚便也博川則或守古定上流或與嘉山協守曉星而泰川亦有古城名曰壠右山高而城堅且當昌城經路之達鐵甕者若盡撤入其民而守之亦

可以自保也雖然直路諸邑之中又不可無一人銓轄則宣川防禦之權自足以指揮他鎭且以之接應兵閫巡邊兩使之節度而惟義州事勢與諸邑自別當獨爲一鎭矣

前年宣沙浦之移入椴島本爲陸防海路而義龍鐵三邑未盡入城之老弱亦可入保宣定郭之餘良則隨其程道相近入於身彌爲便雖有兵端相仍之事兩島則足以耕種自活矣

至於頃日新設安義堡即防龜城之路者也幕嶺即防朔州之路者也恃寨則守當過嶺以塞昌城之大

路草嶺牛峴兩鎭聯據雲山理山之境地勢旣險募卒亦精唯神光之所處頗僻而餉穀逾萬屯兵近千則尤足以稱雄於列鎭若遇事變則不但使守一隘口而已又可以出兵分救以爲牛峴恃寨諸鎭之聲援矣牛仇里之還設萬戶則李益亨言之林士之更差別將則李忠立言之考之地理參以衆論此亦不可不採施矣

江邊烽燧起於滿浦沿江而下至義州復逆海而上以至京城而一枝則由外怪上土登公仇非梨洞以至江界而止此使江界知江邊之有警而應援於滿

浦者也今者新設神光牛峴諸鎮則旣處內地又無列烽相報之路雖有警急恐有未及收拾戰備之患此不可不及時措處亦令監兵使從長相議變通頃見李昕書狀則仍備局申飭西北兵務之事卽已入送虞候尹河於江邊矣江邊邑堡中所有軍器皆是丙丁以前所措置者固無可用而近來數三邊倅亦有新備之器械江界朴振翰所備鳥銃至於三百柄昌城盧銓五十柄如阿耳鄭時凝侍寨李時楫亦皆至三四十柄未知此物果皆中用否虞候巡點之時如有銃多而兵少者必須加選精銳如其銃數如

有兵多而銃少者則又須加備精銃如其兵數如又
有要緊地方兵銃俱少者並宜量加其數而物力若
素缺少則亦難强覓而苟充此意似當爲先知委於
李玗處矣
關西兵營舊在寧邊後移於安州盖以本州旣當大
路之衝據險臨江最有形便故也今當爲一路大帥
之信地而若或有入保之擧則尤不可無協守之兵
宜令兵使預先部分爲之約束至於慈毋黃龍保山
諸城亦宜預定分守之邑令本道方伯與兵使相議
報知爲宜矣

北路五衛復設事議

六鎭處我極北與彼只隔一衣滯水　祖宗朝時每有藩胡侵軼之患小入則驅掠人畜大入則攻圍城堡　朝廷遂推行五衛之制使六邑之倅各自爲衛將以守其地使六邑之治各自爲城壕以入其人民盖以邊上事勢自與內地不同不如此則官不得保其民民不得保其父母妻子所遐絶空虛之區終難爲我　國之有故也常時則盡驅一境之民擻入城內造家安頓農節則亦依五衛之法自相統率出野耕作雖猝遇警急輒以此防禦此則蘇軾所稱河朔

被邊諸州人戶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器用鞍馬常若寇至而親戚所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者也作農收穀之後還復入保於城內在我則藩籬既固防守自全而敵至無所得又無所食不數日而旋去譬如噬犬狺然搏人而人若急先投身於柴援塞其扃而狗自失者此乃往日六鎮之已事也倭亂以後故相臣柳成龍始用束伍之法以鍊諸道軍兵而亦知六鎮形便異於他道獨不變五衛之制矣其後金汝水為北道兵使請設營將凡六鎮及各鎮堡軍兵出武之類並皆編為束伍屬之營將而為府使僉

萬者旣失所領踽踽如客六鎭之勢駸駸至於散落危弱而其民凛然皆懷不自保之憂又何望其團練節制爲必勝之兵哉使今邊塵只驚於豆滿以北則兵使統率全軍猶可一鬪若或有徵赴遠兵之舉則是將舉六鎭捐而棄之甚非爲邊計也數年前 朝家有慮乎此取輸城驛卒一千三百餘名使察訪揚過漢盡心選鍊兵營標牌吏奴之屬其數亦至數千更令挪斐然抄編隊伍合此以計之堇堇爲三部六司之模樣矣第未知六鎭軍兵之前屬束伍者爲幾名而以節令驛卒營屬代六鎭之束伍者或足或不

足又幾名也土奴之稱雇工之設或是前時聚落之遺制亦似新附撫循之厚意則到今奪削而分裂之此恐涉於苛刻而易生怨恨若於兵使新設一營之額有所不足者選於此而充之有老弱死亡者亦選於此而代之如此則雖以矜憐之性必不敢怒而其中健勇又未始不爲　國家之用也今計必須盡復六鎭之舊制使以其兵各守其城土地人民庶相依保而時有古今敵有大小兵家臨戰亦豈無因敵變化之道乎前衛受敵則左右兩衛固可出兵而救也左衛受敵則前後兩衛亦可出兵而救也中衛受敵

則前後左右四衛皆可救也至於後衛右衛亦莫不然此卽常山率然之蛇勢也兵使則統率一營相機進止或處於本營或走於行營可援則援可擊則擊可以并勢合此則又各出六鎭之兵以助一臂之力焉雖罷束伍之制此恐大有益於保邊制敵之要道也至於僉萬鎭堡彼皆有山障嶺戍素處之所而所領多者不過數十名小則七八名此可以報警行堞不可以作戰禦敵則或依舊制撤入於地方城子或率土卒徃隷於節度麾下以効其力而兵使亦必詳度各鎭防戍之緩急或令駐札隘口或使馳赴軍前

以明其部分爲宜若夫鬼門摩天摩雲之諸隘不但爲我　國關隘之要雖以比中國之二崤六盤亦嘗無以過此第其危絶之地人不常居而猝然盡驅六鎭之卒而守之餫餉不給扃鑰未設則此益可憂也北路六鎭之外明川北接鬼門吉州南界摩天而居山一驛揣跨於南北兩道之間察訪所駐又是摩雲之下而吉州最稱雄府良物之多亦倍於他邑進則直與明川共扼鬼門退則可領端川協守摩天唑在量形便審機權而爲之前却居山則又選武弁之習兵事者爲其察訪就驛卒中抄得精壯團束訓鍊一

如輸城之制俾保摩雲而南嶺虞候在事則馳赴嶺底爲其應援此兼董督也是聯絡分布似合機宜而曾聞熟諳北路者之言一路自鏡城寶化堡直向森森坡繞出鬼門之北一路自鏡城漁浪村直向明川莫街繞出鬼門之南地坦而且捷云此亦守關隘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遠外之事旣不可一日懸度將令本道兵使另加參量長短作速枚報而兵使只憑行關文字恐不曉 朝家本意此亦可慮矣

議行戶布議

令取乙卯帳籍除兩界開城府江華府濟州三邑先

將京畿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七戶湖西十九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戶湖南二十四萬九千七百八七戶嶺南二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戶關東四萬八千五百八十八戶海西九萬八千九百三戶六道戶數計之則摠九十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一戶而紙牌之後加現者又至三四萬戶大約爲百萬矣其中公私賤驛吏奴及如郲匠鮑尺𤼵疾流丐之不可徵布者居其半或且過之百萬之中除此五十餘萬則其餘實戶僅得爲四十八九萬戶而騎兵訓局別隊御營軍精抄軍漕軍水夫烽軍等諸色正軍戶首之數將至七八萬此又不可徵布斂布實戶不過四十萬矣京外經費摠爲六十餘萬匹

今以四十萬將責六十餘萬匹之役則其勢自當爲一戶兩匹之制且軍門劃給之卄沿海之地必須以米代捧作爲餉餉而一戶所捧應爲十二斗則此正與二匹布價相適矣多此則桀少此則貊惟以春秋各一匹定式然後此法可以經久無弊今之議者甲者則以爲毋論民戶之大少用度之足不足皆捧一匹爲宜乙者則以爲豐亦一匹儉亦一匹等差無辨經用不濟則甚非法也今若略倣古法以一家上下男女有八口者稱以完戶（十歲以下不入於計口之數）春秋各納一匹而七口以下則謂之弱戶只捧秋一匹則似爲

得宜云此言最可用矣或有言有官職者亦爲收布則殊無君子野人之別名分漸壞不可爲此云此則有不然者若捧身布則人言猶或近之若其家調二征實爲均齊良役夫豈有因玆一事以損國大體之理乎人有恒言必曰田宅家與四本無差別宰相田土既無不稅之規至於士夫家戶又安得獨漏於衆役之日爲不征不調之民乎如親 王子駙馬大臣則特爲不捧似無不可矣此法之最便者在於强族無敢獨逸下戶不至偏苦眞有均齊平易之美計六徵布官既無代定之勞有家則輪布良民亦無逃避之

路此一善也近歲良役甚苦故齊民之自投於私賤以免軍役者日漸夥然此法若行則一戶之內雖有上下男女至於入口亦不過春秋一匹而已公賤私賤則男女并貢逐口皆貢其役自重投入者必復還出此不但有貴良賤賤之效良戶之增豈不爲 國家之利乎儒不以宅征而損其學武不以居稅而害其力雖正勳之裔原從之孫亦皆以戶而納其布以蔭而享其名斯固並行而無相悖者至於順賛騎步等諸般名色並宜仍存舊戶漸補前額只刊落老故停待兒弱則日後雖有更加變通之事亦無所損害

矣此法若行則其勢又將不得不改定軍制徐思而善爲之則其於戎政亦復有大便益者御營軍戶首二萬有餘今於累萬保人之中加選鋒銳四五千則當爲戰卒二萬六七千名而千名每朔更番則不立番者當爲一萬三千二朔立番則不立番者當爲二萬有餘此類之中亦分其近峽沿海或捧布或捧米以補軍餉則餼廩之資餽餉之費亦必有裕矣（於畫一給五萬匹亦不必盡爲捧布沿海則捧米爲宜）訓局別隊戶首一萬比御營半之一番上京者五哨比御營亦居其半今於三萬保人及他役中加選鋒銳以至一萬三千餘名上京則

鍊其藝停番則納其庸又與御營一體爲之而正軍被選之戶則又錄其戶中丁男子枝之屬常時有同資保有闕則以此選陞則兵之子恒爲兵與古者所謂少而習其心安不見異物而遷者有相類者矣或有言在前御營別隊兩色之軍雖在下番只是閑遊自在今若創爲下上番徵布之規則彼輩恐必呼寃云此亦有不然者前日閑遊者兵渠一身而已今之所蠲者乃是全戶之役爲軍丁者既不上番則豈可復使小則四五口多則十許口應役之戶終歲而無所役乎苟有悍然逃頑徒以徵布爲言者須以此曉

之可矣料抄軍累經減省今爲三千餘戶幷其保則爲一萬二千餘名今加其數使與別隊相適而上番停番又與別隊一體爲之則此與御營訓局別隊三色之軍摠爲五萬六千餘名而京中 三殺舊卒亦至四千餘名合成六萬之數此乃 國朝以來所未有之選士也兵曹步兵非兵乃布也若行戶布之法則步兵自罷至於騎兵輪次番上之類即令見額大略爲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戶令若於戶保中刊去老弱擇選丁壯猶可爲萬餘名只將此一萬一千名定爲實額而又復變通番制使無偏苦之弊爲宜當俟

別議訓局之兵實倣神策園營之制自當仍舊無變而御營軍可增至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名別隊可增至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名精抄可增至一萬三千四十名以備營陣之制此則皆當全戶蠲布以責行伍之事者也至於軍門標下雜色則有長番聽候者有有事始調者亦當仍前編選以便使令而以剩布隨其久暫而計給其食爲宜矣江都南漢俱是 國家保障之地江都則已自專用一島南漢亦劃本州有廳騎步訓御破陣諸軍而盡屬之或編伍鍊藝或納米添餉者已有年所今不遽減矣

文臣叅下變通議

承文成均兩館叅下自本館以次序陞者外承文院則有察訪五驛成均館則有三驛又有四學訓導各一窠七蹊矣今後則中間以蔭差遣之處悉皆還于兩館而四學亦無敢取舍冷煖陞仕如法則誠爲善矣抑臣又有欲矯弊今日者當今士習偷濊利慾紛熾宰官士夫家之子弟年少才敏之類舉不以讀書志學爲念而先思仕宦之捷路如　陵殿叅奉之類則又以階陞遲久厭薄不爲稍有形勢輒以別檢都事爲拳握之物此盖緣蔭祿之道廣速化之經開

也今若於兩氷庫與設司別檢ㄗ除出三窠於禁府都事五窠中亦除出三窠令兩館參下得以分差則已擢甲科之人應可無滯蹐之患而蔭路稍狹亦不害於愛才勸學之道矣伏惟 上裁

愛立聾啞不得按法償命議

愛立雖曰病人而其手卻能傷人害人以至於致死則殺人者當死固無可論矣第其不聞不言終無可以問罪取招案治勘結者且按法典以痴瘂侏儒一肢廢為廢疾此言一一處受傷而廢也以兩目盲二肢折為篤疾此言非特一處受傷於病為篤也今愛立

旣聾且啞二用俱塞此正與爲瘓者無間則本道之引用議擬奏　聞之律請令該曹稟處者似不至於大誤伏惟　上裁

書狀

請南漢山城軍餉變通加捧狀

山城軍餉各穀己酉冬還上畢捧入庫五萬一千二百九十四石九斗九升此爲丁丑後捧留最多之數厥後旋遭庚辛大無之災畿內各邑分賑及本府還上出給者幾至三萬餘石而受食之類舉稱流亡不即徵捧辛亥冬留庫堇至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九石零前府尹李世華盡心國事竭力收捧至甲寅冬所捧復至五萬一千二百八十四石八斗此比之己酉之數所縮堇十石零乙卯丙辰兩年之間自本廳或請

得惠廳餘米或送人販運嶺穀以爲增餉之地至上年冬還上停捧後留庫實數各穀並六萬六千七百三十六石四斗零自前本營營庫及兩軍器入寺亦各有所儲穀物與軍餉各穀合而計之七萬七千九百九石九斗零內大米四萬四千一百三十七石十三斗零田米七百七石九斗零太五千八百五十石四斗零皮雜穀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九石十一斗零此皮雜穀又以每石作米四斗五升支計則出米七千六百四十九石五斗以田米大米豆太皮雜穀出米摠以筭之則恰爲六萬一百石臣又以本城守堞

二萬兵每名一日糧一升五合式磨鍊則一朔應支六千石一年應支七萬二千石卽今見在餉穀於二萬兵一年糧不足之數只是一萬二千石今年亦依上年之例兩湖大同餘米谷二千石度支餘太一千石移送本城明年又如此例則不過兩年可至七萬之數有此城不可無此六數有此兵數不可不充此餉數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該廳該曹施行其餘二千石臣當自本廳別爲措據趂明年充數而穀多則分糶甚難年事利豐則願受之民又必鮮少此最難處此則當爲劑量變通定爲恒式以爲永久便益之

地追後啓　聞訃料詮次奉　啓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十七